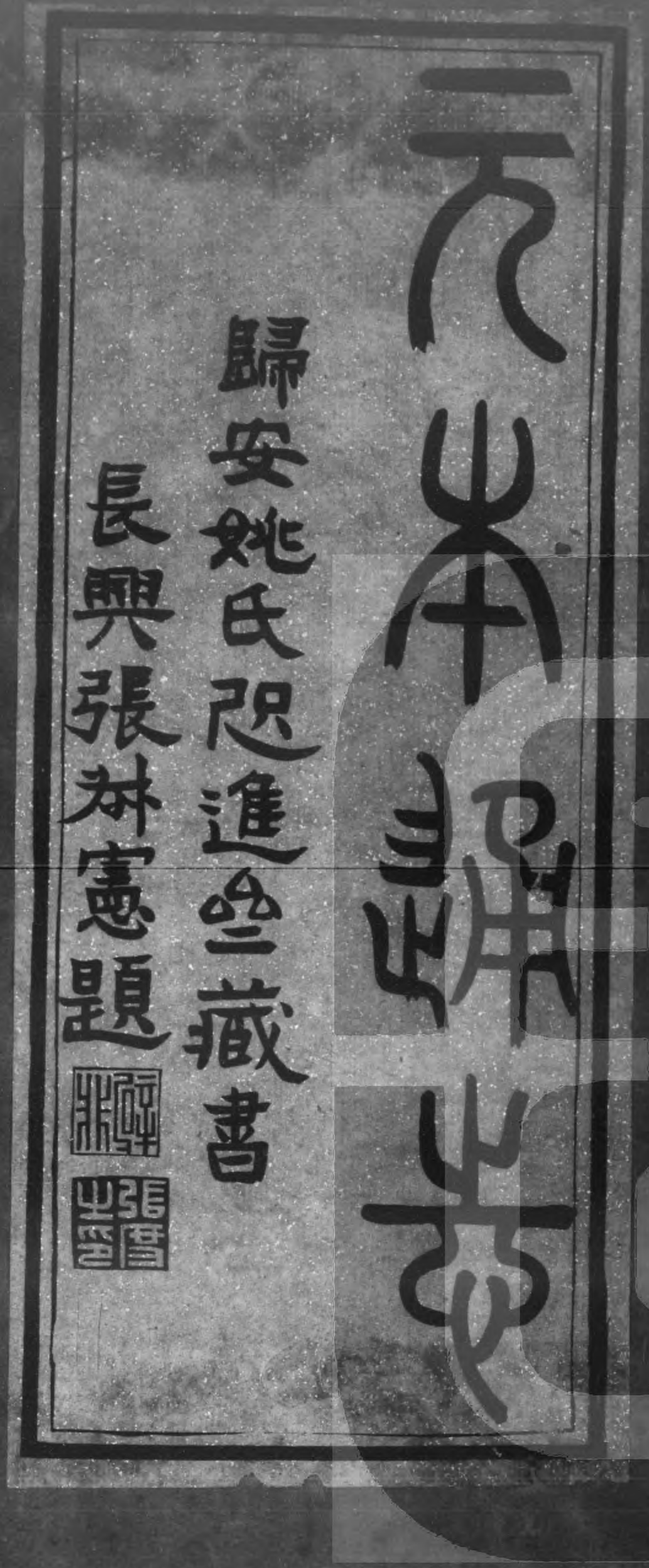

歸安姚氏咫進齋藏書
長興張辨憲題

列傳第五十一

齊

劉峻弟繪弟瑱
祖思宗人文仲
蘇侃
胡諧之范百年
劉休
蕭惠基弟惠休
張岱兄子緒
江謐

崔祖思叔父景眞
景眞子元祖
荀伯玉
虞悰
虞玩之
江祏劉暄
惠朗

謝超宗
謝顯第瀹
謝朓
到撝
沈憲
沈沖
張融融弟寶積
王秀之從父弟延之 論之
綸之子昕 秀之子峻
王曇從叔玄載 玄載第玄
房叔安
袁彖宗人廓之
陸澄
劉瓛蔡仲熊
劉祥
王諶從叔摛 何憲
孔逿 婁幼瑜 瓛第璡

陸慧曉兄子闡 闡子絳
絳第厥 王斌
孔稚珪父靈產
周顒
江斅
蔡約
顧憲之
王逡之
庾杲之
何戡從叔昌寓
裴昭明
孔琇之

劉悛字士操彭城安上里人也彭城劉同出楚元王分
爲三里以別宋氏帝族悛父勔宋鎮軍將軍自有傳悛
少隨父征竟陵王於廣陵以功拜駙馬都尉後爲桂陽

王征北中兵參軍與武帝同直殿內深相款好並爲宋
明帝所親待悛本名恍宋明帝多忌反語以恍爲臨讎
改名悛焉武帝常至悛宅晝卧覺悛自捧盒澡罐受四
升水以沃盥因以與帝前後所納稱此後遷安遠護軍
武陵內史郡南古江隄久廢悛脩未畢而江水忽至百
姓棄役奔走悛親率厲之於是乃立漢壽人邵榮興六
世同爨悛表其門閭悛彊濟有世調善於流俗蠻王田
僮在山中年垂百餘歲南譙王義宣爲荆州僮出謁至
是又謁悛明帝崩表求奔赴物帶郡還都吏民送者數
千萬人悛人人執手纏以澡江百姓感之贈送甚厚桂
陽之難加寧朔將軍助守石頭又動於大航置死悛時
遇疾扶伏路次號哭求動屍動屍頭後傷缺悛割髮補
之特喪墓側冬月不衣絮高帝代動爲領軍素與動善
以書譬悛毀動勉建平王景素及高帝總統衆軍出頓
玄武湖悛初免喪高帝召悛及其黨恒入省欲使領支
軍及見皆羸削改貌於是而止霸業初建悛先致誠節
沈攸之事起加輔國將軍後爲廣州刺史龔爵都陽縣
伯武帝自尋陽還遇悛於舟渚懽宴叙舊停十餘日乃

下遣文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攝衣履修父交之敬齊
受禪國除平西記室參軍夏侯恭叔上書以柳元景中
興功臣劉勔殞身王事宜存封爵詔以興運隆替不容
復盾意也初荀梧廢高帝集議中華門見悛謂曰君昨
直邪悛曰僕昨正直而之急急在外至旦是上謂悛曰功名
之際人所不忘卿昔於中華門荅我何其欲謝世事悛
曰臣世受宋恩門荷寮眷非常之勳非臣所及進不遠
慾前代退不以實迎荅遷太子中庶子
須越騎校尉時武帝在宮每幸悛坊閑言至夕賜屏

風帷帳武帝即位改領軍將軍後舞司州刺史悛公心動
討殺琰平壽陽無所犯害百姓德之為立碑記悛步道
從壽陽之鎮過動碑下再拜泣涕悛於州治下立學校
得古禮器銅璽鼎銅璽鐏銅豆鐘各二口獻之遷
長兼侍中車駕數幸悛宅盛修山池造麈麈武帝著
麂皮冠披悛冕皮衾於牖中宴樂以冠賜悛至夜乃去
後從駕登亭山帝數嘆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
不下堂顧謂悛曰此況卿也世言富貴好改其素情吾
雖有四海今日與卿盡布衣之適悛起拜謝累遷始興

王前軍長史平蠻校尉罷郡太守行益州府州事初高帝輔政有意欲鑄錢以禪讓之際未及施行建元四年奉朝請孔顗上鑄錢均貨議辭證甚悉傷其略以爲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曰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三吳國之關奧比歲時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憲難用而難用爲累輕錢敝姦盜鑄而盜鑄爲禍深人所盜鑄最法不禁者由上鑄錢利厚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爲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錢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以爲開置泉府方牧貢金大賚鉼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若官鑄已布於人使嚴斷剪鑿輕小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鎖以爲大利貧良之人奸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時議者多以錢貨輕轉宜更廣鑄重其銖兩以防人姦高帝使諸州郡大市銅炭會冨安駕東

寢永明八年悛啓武帝曰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
城可二頃地有燒鑪四所高一丈廣一丈五尺從蒙城
渡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又有古掘銅坑
縣銅山鑄錢今蒙山近在青衣水南青衣左側並是故
秦之嚴道地青衣縣文帝改名漢嘉且蒙山去南安二
百里察此必是通所鑄處近喚蒙山僚出云甚可經略
此議若立潤利無極并獻蒙山銅一片又銅石一片平
州鑄鐵刀一口上從之遷史使入蜀鑄錢得千餘萬工費
乃止悛仍代始興王鑒爲益州刺史監益寧二州諸
軍事悛既籍舊閭恩充能文附人主承迎權貴賞客閩房
供費奢廣罷廣司二州傾資貢獻家無留儲在蜀作金
盆餘金物稱是罷任以本號還都欲獻之而武帝晏
駕鄧林新立悛奉獻減少鄧林知之諷有司收悛付廷
尉將加誅戮明帝啓救之見原禁錮終身雖見廢黜而
賓客日至海陵即位以白衣除兼左戶尚書尋除正明
帝立加領驍騎將軍復故官駙馬都尉悛歷朝皆見恩
遇高帝爲鄱陽王鏘納悛妹爲妃明帝又爲晉安王寶

義納悛又爲妃自此連姻帝室王敬則反悛出守琅邪
城轉五兵尚書初梁桂陽王休範舉兵犯闕悛父勔領
兵鎮扞石頭兵敗死之悛兄弟以父屍朱崔航終身不
行此路明帝崩東昏即位改授散騎常侍領驍騎將軍
尚書如故衛送山陵路經朱崔航感慟至曲阿而卒贈
太常常侍都尉如故謚曰敬子三子孺覽遵俱知名悛
弟愷位太子中庶子子荀與孺覽遵皆列在梁史愷弟
繪字士章解褐著作佐郎爲高帝行參軍帝見而歎之
曰劉公爲不亡也及豫章王嶷鎮江陵以繪爲鎮西外
兵參軍繪聰警有文義善隸書數被賞召進對華敏僚
吏之中見遇莫及時琅邪王鋼爲功曹以吏能自進嶷
謂僚佐曰吾雖不能得應嗣陳蕃然閤下自有二驥也
性通悟出爲南康相郡人有姓賴者所居名穢里刺謁
繪繪戲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曰未審
孔丘何闕而居闕里繪嘿然不答亦無忤意歎其辯速
繪在郡專意講說上左右陳洪請假南還問繪在郡何
似既而聞之曰南康是三州喉吾應須治聲豈可以幸
少講學處之耶乃爲中書郎掌詔誥勑助國子祭酒何胤

撰儀禮儀永明末都下人士盛爲文章談論皆湊意陵
王西邸繪爲後進領袖機悟多能時張融以言辭清捷
周顒彌爲清綺而繪音采贍麗雅有風則時人爲之
語曰三人共宅交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言其處二人
間也魚復侯子響誅後豫章王嶷欲求葬之召繪爲表
言其事繪求紙筆須臾便成嶷歎曰禰衡何以過此唯
足八字云提攜鞠養甫見成人後魏使至繪以辭辯被
勑接使事畢當撰語辭繪謂人曰無論潤色未易但得
我語亦難矣事凡悛恭謹與語呼爲使君隆昌中悛卒

事將見誅繪伏閤請代兄死明帝輔政救解之乃免死引
爲録事筆翰明帝即位爲太子中庶子安陸王寶晊爲
湘州以繪爲冠軍長史長沙內史行湘州事寶晊妃悛
女也寶晊愛其侍婢繪奪取具以啓聞寶晊以爲恨與
繪不協遭母喪去官自至性服闋爲晉安王征北長史
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及梁武起兵以繪爲雍州刺
史固讓不就衆以朝廷昏亂爲之冀心繪終不受乃改
用張欣泰轉繪建安王車騎長史行府國事及東昏見
殺城內遣繪及國子博士范雲等詣梁武帝於

石頭轉大司馬從事中郎卒子孝綽梁史有傳繪弟眞
字士温少有行業文藻篆隸並書善畫婦人並爲當世所稱時有
衆陽毛惠遠善畫亦馬瑱善畫婦人並爲當世第一瑱妹
爲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爲明帝所誅妃追傷遂成痼
疾醫所不療有陳郡殷倩善寫人面與眞不別瑱令倩
畫王形像并圖王平生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瑱
乃密使媪嫻示妃妃視畫竟仍唾之因罵云故宜其早
死於是恩情鄙歇病亦除善此姬亦被廢苦因即以此
畫焚之瑱仕歷尚書吏部郎義興太守先繪卒

崔祖思字敬元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七世孫也祖譚
宋冀州刺史父僧護青州刺史垣護之入晉廟有蘇
峊十八爲都昌令隨青州刺史垣護之入晉廟有蘇
侯神偶坐護之曰唐堯聖人而與蘇侯神偶坐何如祖思曰蘇峻今日便爲四凶之五使君若清此
坐則是堯廟重去四凶也由是諸雜神並除高帝在淮
陰祖思聞風自結爲上輔國士簿甚見親待參預謀議
宋朝初議封高帝爲梁公祖思啓曰識云金刀利刃齊
刈之今宜稱齊實應天命高帝從之自相國從事中郎

還齊內史高帝既爲齊王置酒爲樂笑膾既至祖思曰此味故爲南北所推侍中沈文季曰笑膾品衆非祖思所解祖思曰急鱠膾鯉似非勾吳之詩文季曰千里蓴羹豈關魯衛帝甚悅曰蓴羹故應還沈高帝輔政衆議將加九錫內外皆贊成之祖思獨曰公以仁恕匡社稷執股肱之義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帝聞之曰祖思還同荀令豈孤所望也由此不復處任職之官而禮見甚重垣崇祖受密旨參訪朝臣光祿大夫垣閎曰身受宋氏厚恩寢夢不敢進不敢同退不敢異祖思又曰公過讓誠節故宜受之以禮次問冠軍將軍崔文仲文仲問崇祖曰卿意云何對曰聖人云知幾其神又云見幾而作文仲撫髀曰政與吾意同崇祖具說之及帝受禪閎存故爵文仲崇祖皆封侯祖思加官而已除給事中黃門侍郎武帝即位祖思啓陳政事以自古開物成務必以教學爲先宜於太廟之南弘脩文序司農以北廣開武校又曰漢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劉備取帳構銅鑄錢以充國用魏武遣女皂帳婢十人東阿婦以繡衣賜死王景興以折米見誚宋武節儉過人張妃房

唯碧綃紋幬三齊茵席五盥盤桃花米飯殽仲文勸令
富伎答云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又答曰畏解故
不畜歷觀帝王未嘗不以約素興侈麗亡也伏惟陛下
體唐成儉躬虞爲樸寢殿則素木卑構膳器則陶瓢充
御璆鏘玉笏碎以爲墀珍裘繡服焚之如草宜察朝士
有柴車蓬館高以殊等馳禽荒色長違清編如此則調
風變俗不俟終日又曰憲律之重由來尚矣實宜清置
廷尉茂簡三官漢來胥傳家子孫並傳其業今廷尉
律生乃令史門卜刑之不曆抑此之由又曰案前漢編

戶千萬太樂伶官才八百二十九人孔光等奏罷不合
經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樂定員唯置三百八十八人
而編戶千萬今戶口不能百萬而大樂雅鄭元徽時校
試千有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糜費既多又傷敗風
俗今欲撥邪聲歸正道莫如罷雜伎王庭惟置鐘簴羽
戚登歌而已卜詔報答後爲青冀二州刺史在政清簡
而謙卑下士言議未嘗及時事上更以敬重之未幾卒
上深加歎息祖思叔父景真位平昌太守有惠政嘗懸
一蒲鞭而未嘗用去任之日人士思之爲立祠子元祖

有學行好屬文仕至上書郎武帝取爲延昌主帥從
駕至何美人墓上爲悼亡詩特詔元祖使和續以爲善
永明九年魏使李道固及蔣少游至元祖言少游臣甥
有班倕之工今來必令模寫宮掖未可令反上不從少
游果圖畫而歸元祖歷位驍騎將軍出爲東海太守上
每思之時節常賜手敕賞賜有加時青州刺史張沖啓
淮北頻歲不熟今秋始稔此境鄰接戍寇彌須沃實之
權斷販過淮南而徐兗豫司諸州又各斷穀米不聽出
境目見江北荒儉有流亡之數元祖乃上書謂宜豐儉
均之書奏見從祖思宗人文仲位徐州刺史封建陽縣
子在政爲百姓所懷除黃門侍郎領越騎校尉徙封隨
縣嘗獻高帝纏繩一枚上納受之後卒於汝陰太守
贈徐州刺史謚襄子
荀伯玉字弄璋廣陵人也祖永南譙太守父闡之給事
中伯玉仕宋爲晉安王子勛鎮軍行參軍泰始初隨子
勛舉事及事敗還都賣卜自業高帝鎮淮陰伯玉爲高
帝冠軍刑獄參軍高帝爲宋明帝所疑被徵爲黃門郎
深懷憂慮見平澤有羣鶴仍命筆詠之曰八風儻遞翮

九野弄清音一摧雲閒翅爲君苑中禽以示伯玉深旨伯玉勸高帝命數十騎入魏界安置標榜魏果遣游騎數百覆行界上高帝以聞猶懼不得留令伯玉占伯玉言不成行而帝卒復本任由是見親待高帝有故吏東莞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高帝謂伯玉曰鄉比看景秀不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詰云若許某自新當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答即釋之卒爲忠信士後隨高帝還都除奉朝請高帝使主家事武帝寵廣興還立別宅遣人於大宅掘樹數株伯玉不與馳以聞高帝善之高帝爲南兗州伯玉從轉鎮軍中兵參軍帶廣陵令初高帝在淮陰伯玉假還廣陵夢上廣陵城南樓上有二青衣小兒語伯玉云皇子肅先五相追逐伯玉視城下人頭皆有尊泰始七年又夢高帝乘船在廣陵比渚兩腋有翅不舒伯玉問何時當舒帝曰郤後三年伯玉夢自謂是吮師凡六唾吮之有六龍出兩腋下翅皆舒還復斂元徽二年而高帝破桂陽威名大震五年而廢荅梧謂伯玉曰卿夢今日效矣昇明初仍爲高帝驃騎中兵參軍帶濟陽太守蕭道建伯玉忠勤盡心常衛

左右加前將軍大見委任建元元年封南豐縣子爲豫
章王司空詼諧議太守如故時武帝在東宮自以年長與
高帝同創大業朝事大小悉諮皆專斷多違制度左右張
景眞偏見任遇又多僭侈武帝拜陵還景眞白服乘畫
辦艦坐胡牀觀者咸疑是太子內外祗畏竟敢有言者
驍騎將軍陳胤叔先已陳景眞及太子前後得失伯玉
因武帝拜陵之後密啓之上大怒豫章王嶷素有寵政
以武帝長嫡又南郡王兄弟並列故武帝爲太子至是有
改立之意武帝東還高帝遺文慰太子問喜公子良宣勑

詔眞并示以景眞罪狀使以太子令收景眞殺之胤叔
因白武帝皆言伯玉以聞武帝憂懼稱疾月餘日上怒
不解晝卧太陽殿王敬則直入叩頭啓請往東宮以慰
太子高帝無言敬則因大聲宣旨往東宮命速裝又勑
太官設饌密遣人報武帝令奉迎因呼左右索輿高帝
子鸞動意敬則索衣以衣高帝仍牽上輿遂幸東宮召
諸王宴飲因游玄圃裏長沙王晃攙華蓋臨川王映執
雉尾扇聞喜公子良持酒鎗南郡王行酒武帝與豫章
王嶷及敬則自捧肴饌高帝大欽賜武帝以下酒並大

醉盡歡曰暮乃去是日微敬則不宮殆高帝重伯
玉盡心愈見信任使掌軍國密事權動朝右每暫休出
外軒蓋填門嘗遭母憂成服日左率蕭景先侍中王晏
共載弔之五更便巾車未到伯玉宅二里許王侯朝士
已盈巷至下鼓尚未得前司徒褚淵衛軍王儉俱進繼
後方得前又倚聽事久之中詔遣中書舍人徐希秀斷
哭止客久方得弔比出二人飢乏氣息殺然切齒形于
聲貌明日入宮便言云臣等所見二宮門及齋閣方前
伯玉宅政可設崔羅也後復言外論云千勑禹令不如

苟公一命武帝深怒伯玉高帝臨崩指伯玉以屬武帝
武帝即位伯玉憂懼上聞之以其與垣崇祖善崇祖固
業在江西慮相扇為亂加意撫之伯玉乃安永明元年
與崇祖並見誅伏誅而亂叔為太子左率呂文顯歎曰
伯玉能謀太祖而不能自謀豈非天哉初伯玉微時有
善相墓者謂其父曰君墓當出暴貴者但不得父耳又
出失行女子伯玉聞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頃之伯玉
好當嫁明日應行今夕逃隨人去其家尋求不能得後
出家為尼伯玉卒致敗亡云

蘇侃字休烈武邑人也祖護本郡太守父端州中從事
侃涉獵書傳出身補良城令薛妥鄱及引侃爲其府參軍
使掌書記侃自拔南歸高帝在淮上便自委結帝用爲
冠軍録事參軍是時新失淮北高帝北戍鎮淮陰不滿
千人每歲秋冬間邊淮騷動常恐虜至帝乃作塞客吟
以喻志侃達上之旨更自勤厲遂見委以府事深被知
荷荏陽之難帝以侃爲平南録事領軍主從頻新亭使
分金銀賦賜將士帝每遷隨府轉復爲帝太尉諮議侃
事帝既久備悉起居乃與立巨源撰講太尉記載帝征
伐之功封新建縣侯參臺建爲黄門侍郎領射聲校尉
侃以心膂帝即位撰聖臺瑞命記一卷奏之建元元年
拜上惜之甚至論貴侯

吳悰字景豫會稽餘姚人也祖嘯父晉左户尚書父秀
嗚咽流涕如此者百餘日及亡終喪日唯食麥飯一枚
之黄門郎悰少以孝聞父病不欲見人雖子弟亦不得
前時悰年十二三晝夜侍側未知轉
任宋位黄門郎宋明帝詠山陽王休祐至葬日寒雪廖寺三
尺故人無至者唯悰一人來赴初武帝始從宦家貧薄

係數相分遺每行必呼帝同載帝甚德之建元初爲太
子中庶子累遷豫章內史悰家富於財而善爲滋味豫
章王嶷盛饌享宴謂悰曰肴羞有所遺不悰曰何曾食
疏有黃頷臛恨無之累遷太子右率永明八年大水百
官令卿復祖業轉侍中朝廷咸驚其驟遷祠部尚書武
帝幸華林園就悰求味悰獻糊及雜肴數十與太官鼎
味不及也上就悰求諸飲食方悰祕不出上醉後體不
快悰乃獻酒鮚鮓一方而已竟陵王子良兼人匠卿趙
修安陵墓所愛扇下牛酒坐龍昌元年以向衣
領臟機制作發悰竊歎曰王侯家爲天子大下豈有
此理鄱陽王鏘左軍謝朏不自安朏之餞別徐孝嗣謂曰此亦
戲闌令之餞也高書令子良薨悰營墓甚豐人引參佐命悰謂
曰之遺言明公勳德若此以匡贊惟新平不
永元年鎮右軍謝朏不自安朏之餞別徐孝嗣謂曰此亦

父雅工行書善隸書以處羣之

[illegible]諸之羣章善書[illegible]人並處廉之書侍御史公孫之州辟
不就諸之仕宦[illegible]部陵江左軍器議武帝為刺江州以諧
之為別駕委以事[illegible]元二年為給事中騎騎將軍上
古欲娶以貴族[illegible]姻以諧之家人語僕音[illegible]正乃遣官
問四五人往諧之[illegible]教子文語二年後帝問曰鄉家人
語音正未諧之[illegible]旨宮人少[illegible]家人多非[illegible]不能得正
音遂使宮人頻來[illegible]僕語帝大笑徧向朝臣
[illegible]為左衛將軍加給事中諧之風采環閒
[illegible]舌自名動[illegible]

以舊恩見遇朝
[illegible]之嘗從容謂
[illegible]人而已上曰當今有
[illegible]一人[illegible]
[illegible]服之既君雅[illegible]
[illegible]梁州刺史[illegible]
[illegible]子領左衛率諧之
[illegible]所用人皆如其
[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子耶可得[illegible]
[illegible]之曰稻年二[illegible]
[illegible]玄邈心[illegible]

[illegible]多與交遊六年遷都官
[illegible]郎答曰
[illegible]尚書上欲遷
[illegible]辺世唯程道
[illegible]月識具每朝
[illegible]慎無極之求
[illegible]朝諧是何[illegible]
[illegible]稻年稻年稱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竟不辨易帝咨嗟因賜以新寢玩之不受帝問其故答曰今日之賜恩華俱重但著籍數窮極不可遺所以不敢當帝善之引為驃騎諮議參軍初開置客館湊高帝留意簡接玩之與樂安任遐俱以應對席上之美齊名見遇遷黃門郎領本郡中正先是宋世人籍歎巧及高帝即位物玩之與驃騎將軍博堅意撿定簿籍建元二年詔輔臣曰黃籍民之大綱國之政端自頃貿俗敗巧乃至竊注爵位盜易年月增損三狀貿龍表萬端或戶存而文書已絕或人在而反託死叛停私而云隸役

身彊而稱六疾編戶齊家少不如此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若約之以刑則人懼已遠若綏之以德則勝殘未易諸賢並深明治體各獻嘉謀以振流化玩之衰言便宜多見采納於是朝廷乃別置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以防懈怠於是偽謬互起各十年百姓怨望高陽人唐寓之僑居桐廬父祖相傳圖墓為業寓之自云其家墓有王氣山中得金印轉相誑惑永明二年冬寓之聚黨遂陷富陽至錢唐僭號置太子賊遂

據郡又遣僞會稽太守孫泓取山陰時會稽太守王敬則朝正故寓之謂可乘虛而襲泓至滿陽江而郡丞張思祖遣峽口戍主楊休武拒戰大破之朝廷遣禁兵東討至錢唐一戰便散禽斬寓之進平諸郡縣臺軍乘勝棄市天福善焉稍爲諸將法上寵將也既伏誅內外莫不震肅由是乃詔謫役邊疆各許還本土玩之以久宦羈外郡孔邊使魏玩之言論不相饒儉邊血

至是玩之東歸儉不出送朝廷無祖餞者中丞劉休與親知書曰虞公散髮海隅古人之美而東都之送殊不藹藹玩之歸家起大宅數年卒其後員外郎孔瑄就儉求會稽五官儉方鹽投臭瑄炙於地曰鄉鄉俗惡虞玩之至死煩人

劉休字弘明沛郡相人也父超九真太守休初爲駙馬都尉宋明帝居蕃休爲湘東國常侍不爲帝所知襲祖爵南鄉侯交人陳郡謝儼同丞相義宣反休坐匿之被繫尚方孝武崩乃得出泰始初諸州反休素能筮知明

帝當勝靜處不預異謀休之繫尚方也尚方令吳喜愛其才後投吳喜爲喜輔師府錄事參軍喜薦之於明帝得在左右賜桂陽王征北參軍帝頗有好尚充嗜飲食休多藝能爰至鼎味無不閑解遂見親賞長直殿內後宮孕者帝使簽其男女無不如占帝素肥瘦不能御內諸王妓妾懷孕使密獻入宮皆使休簽之以故得親密焉帝憎婦人妬尚書令羅彥遠以善暮見親婦妬傷其面帝曰我爲卿治之何如彥遠率爾從言其夕遂賜藥殺其妻休妻王氏亦妬帝聞之賜休妾劾與王氏二十

枝令休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賣婦帚自茨以此辱之其見親如此尋除員外郎領輔國司馬中書通事舍人帶南城令後爲都水使者南康相休善談政體而在郡無異績建元初爲御史中丞頗之啓言宋世載祀六十歷斯任者五十有三校其年月不過盈歲於臣叨濫宜請骸骨上曰卿職當國司以威爲本而忽憚世論卿便應辭之如事可獲何惰晚節邪四年出爲豫章內史卒

宋末造指南車高帝以休有思理使與王僧虔劉善明監試又元嘉中尚欣重王子敬正隸書世共宗之而右軍

之體徵古不復見貴及休始好右軍法因此大行云
江祏字弘業濟陽考城人也祖遵寧朔參軍父德驎司
徒右長史祏姑爲高帝兄始建貞王道生妃追謚景皇
后生明帝祏少爲明帝所親恩如兄弟明帝爲吳興以
祏爲郡丞後除通直郎補南徐州別駕明帝輔政委以
腹心引爲驃騎諮議參軍領南平昌太守時新立海陵
人情未服祏每說明帝以君臣大節明帝轉顧而不言
明帝嚮上有赤誌常祕不傳既而祏勸帝出以示人晉
壽太守王洪範龍任還上祖示之曰人皆謂此是日月
相卿幸無泄之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轉當言
之公卿上大悅會直後張伯丑瓚等屢謀竊發祏憂慮
無計每夕輒託事外出及明帝入纂議定加祏寧朔將
軍明帝爲宣城王太史密奏圖緯云一虡當得十四年
祏入帝喜以示祏曰得此復何所望及即位遷守衛尉
安陸縣侯祏祖遵以后父贈金紫光祿大夫父德驎以
帝舅亦贈光祿大夫建武二年遷左衛將軍掌甲仗廉
察四年轉太子詹事祏以外戚親要權冠當時魏軍南
伐明帝欲以劉暄爲雍州暄時方希內職不願遠役投

於祐祐謂明帝曰昔人相暄得一州便躓今爲雍州儻
相中乎上默然俄召梁武帝謂曰今使卿爲雍州閫外
一以相委祐既見任遂遠致餉遺或取諸王名書好物
繇家行甚睦待子姪有恩永泰元年明帝寢疾轉祐侍
中辛書令出入殿省及崩遺詔轉尚書左僕射祐第衛
尉祀爲侍中皇后弟劉暄爲衛尉與始安王遥光徐孝
嗣蕭坦之等輔政誡東昏曰五等中汝勿厝意過此自
覽勿復委人及即位祐參掌選事明帝雖顧命羣臣而
意寄多在祐兄弟至是更直殿內動止關諮永元元年

領太子詹事劉暄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帝稍欲行意
徐孝嗣不能奪蕭坦之雖時有異同而祐堅意執制帝
深忌之孝嗣謂祐曰主上稍有異同詎可爲相乖反祐
曰但以見付必無所憂左右小人會稽茹法珍吳興梅
蟲兒東海祝靈勇東治軍人俞靈韻右衛軍人豐勇之
等並爲帝所委任祐常裁抑之羣小切齒帝失德既彰
祐議欲立江夏王寶玄劉暄初爲寶玄郢州行事執事
過刻有人獻爲寶玄欲看之暄曰馬何用看妃索煮鵝
帳下諮暄暄曰旦已煮鵝不煩復此寶玄恚曰舅殊無

渭陽之情暄闇之亦不悅至是不同祐議欲立建安王
寶之黃門謀於遥光遥光自以年長屬當鼎命微旨動祐
祐第祀以少主難保勸祐立遥光暄以遥光若立已失
元舅之望不肯同故祐遲疑久不決遥光大怒遣左右
黃昙雲慶交於青溪橋道中刺殺暄昙雲慶兒暄部伍人多共
敢發事覺暄告祐謀帝處分收祐兄第祀時直在殿內
疑有異遣信報祐曰劉暄似有謀今作何計祐曰政當
靜以鎮之俄而召祐入見停中書省先是直齋表文牆
以王敬則勲當封祐執不與帝使文曠取祐以刀環築

其心曰復能奪我封不祀祐同日見殺祐任寄雖重而
不忘財利論者以此少之祐等既誅帝恣意游走單騎
奔馳謂左右曰祐常禁吾乘馬小子若在吾豈能得此
因問祐親親餘誰答曰江祏今猶在治乃於馬上作勑
賜祥死祀字景昌位晉安王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行
府州事祀第禧早卒有子歐字偉卿年十二聞收至謂
家人曰伯既如此無心獨存赴井死劉暄字士穆彭城
人及聞祐等戮眠中大驚投出戶外問左右收至未良
久意定還坐大悲曰不念江行自痛也遥光事起以討

渭陽之情暄聞之亦不悅至是不同祐議欲立建安王
寶之黃門謀於遥光遥光自以年長屬當鼎命微旨動祐
祐第祀以少主難保勸祐立遥光暄以遥光宜立已失
元舅之望不肯同故祐遲疑又不決遥光大怒遣左右
黃昙慶殺於青溪橋道中刺殺暄昙慶見暄部伍人多亦
敢發事覺暄告祐謀帝處分收祐兄弟祀時直在殿內
疑有異遣信報祐曰劉暄似有謀今作何計祐曰政當
靜以鎮之俄而召祐入見停中書省先是直齋表文曉
以王敬則勲當封祐執不與帝使文曠取祐刀環纂

其心曰復能奪我封不祀祐同日見殺祐任寄雖重而
不忘財利論者以此少之祐等既誅帝恣意游走單騎
奔馳謂左右曰祐常禁吾乘馬小子安在吾豈豈能得此
因問祐親餘誰答曰江祏今猶在治乃於馬上作勑
賜祥死祀字景昌位晉安王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行
府州事祀弟禧早卒有子歐字偉卿年十二聞收至謂
家人曰伯既如此無心獨存赴井死劉暄字士穆彭城
人及聞祐等戮眠中大驚投出戶外問左右收至未良
久意定還坐大悲曰不念江行自痛也遥光事起以討

劉暄爲名事平暄遷領軍將軍封平都縣侯其年薨法
珍梅蟲兒徐世標構暄有異志帝曰領軍是我舅豈應
有此世標曰明帝是武帝同堂恩遇如此尚滅害都盡
舅復焉可信乃誅之暄爲人性軟弱當軸君政無事讓
江祏羣弟不得進官死之日皆怒之和帝中興元年贈
祏衛將軍暄散騎常侍撫軍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祀
散騎常侍太常卿
蕭惠基南蘭陵人也父思話宋贈征西將軍儀同三司
自有傳惠基幼以外戚見宋江夏王義恭義恭歎其詳

審以女結婚除車騎主簿泰始初兄益州刺史惠開拒
命明帝遣惠基使蜀宣旨慰勞惠開降而益州上表反
引氐賊圍州城惠基於外宣示朝廷威賞於是氐人斬
賊帥降還爲太子中舍人惠基西使部曲並欲論功惠
基毀除勳簿或問其意惠基曰我若論其此勞則驅馳
而已豈吾懷素之本邪遷黃門郎惠基善隸書及弄碁
高帝與之情好相得早相器遇桂陽王休範妃惠基姊
也帝謂之曰卿家桂陽遂復作賊帝頓新亭壘以禦惠基
爲軍副惠基弟惠朗親爲休範攻戰惠基在城內了不

自疑後爲長兼侍中表弟劉秉起兵之夕高帝以秉是
惠基姊夫惠基時直在侍中省遣王敬則觀其指趣見
惠基安靜不與秉相知由是益加恩信高帝即位爲都
官尚書掌吏部永明中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尚書令王
儉朝宗貴望惠基同在禮閣非公事不私覿爲遷太常
加給事中自宋大明以來聲伎所尚多鄭衛淫俗而雅
樂正聲鮮有好者惠基解音律允好魏三祖曲及相和
歌每奏輒賞悅不能已當時能著人琅邪王抗第一品
吳郡褚思莊會稽夏侯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

思莊戲遲巧於鬬碁宋文帝世羊玄保爲會稽帝遣思
莊入東與玄保戲因制局圖還於帝前覆之高帝使思
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畢一倦遣還省
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襄思莊達旦不寐世或云思
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也抗思莊
並至給事中永明中勅使抗品綦毋竟陵王子良使惠基
掌其事初思詣先於曲阿起宅有閑曠之致惠基常謂
所親曰須婚嫁畢當歸老舊廬立身退素朝廷稱爲善
士明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子洽附載從兄昧素傳列

在梁史惠基弟惠休永明四年爲廣州刺史罷任獻奉
傾資上勑中書舍人范法亮曰司蕭惠休故當不復
私邪吾欲分受之也後封建安縣子永元元年從吳興
太守徵爲尚書右僕射吳興郡項羽神舊酷烈人云惠
休事神謹故得美遷干時朝士多見殺二年惠休還至
平望帝令服藥而卒贈金紫光禄大夫惠休弟惠朗同
桂陽賊高帝赦之後爲西陽王征虜長史行南兗州事
坐法免官惠朗弟惠儁位左戶尚書子介亦附郢素傳
張代山字景山吳郡吳人也父裕宋會稽太守自有傳代山

仕宋州辟從事累遷東平令時劉沖爲吳興太守謂人
曰張東遷親舊須養所以橘遲下邑然名器方顯終當
大至後爲詔侯在西曹掾母年八十餘注禾滿代山便去
官從實還養有司以代山違制將欲糾擊孝武巳觀過可
以知仁不須案也累遷山陰令職事閑理巳陵王休若
爲北徐州未親政事以代山爲冠軍諮議參軍領彭城太
守行府州國事後歷海王爲征虜將軍鎮廣州豫章王
爲車騎將軍鎮揚州晉安王爲征虜將軍鎮南兗州代山
歷爲三府諮議二王行事與興義王帥共事事舉而情

得或謂岱曰王既執事多門而每能緝和公私云何致此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爲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明闇短長更是才用多少耳入爲黃門郎新安王子鸞屬焉高選佐吏若武昌謂曰卿美効風著兼資宦已多今欲開卿爲子鸞別焉總剌史之任無謂卑小屈終當大申也帝崩累遷吏部尚書泰始末爲吳興太守元徽中益土安其政業遷吏部尚書蒼梧剌史加都督數年王倫爲吏部郎時尋陽王鎮荊州剌史加都督數年王倫爲吏部郎時尋陽王鎮

以此頗不相善岱兄子璟與弟恕共誅吳郡太守劉
高帝欲以恕爲晉陵郡岱曰恕未閑從政美錦不宜
裁高帝曰恕爲人我所悉且又與璟同勳自應有賞岱
曰若以家貧賜禄此所不論若語功推事臣門之恥加
散騎常侍建元元年中詔序朝臣欲以名僕射擬岱褚淵
謂得此過優若別有忠誠特宜引引者別是一理詔更
量出爲吳郡太守高帝知岱歷仕清直至郡未幾手勅曰
大郡任重乃未欲回換但總戎務殷宜須望實今用鄉
爲護軍加給事岱拜竟中詔以家爲府武帝即位復爲

吳興太守岱晚節在吳興更以寬恕著名遷南兗州刺史未經莘岱初作遺命分張家財封置箱中家業張減隨復改易如此十數年謚曰貞子岱兄演仕宋位太子中舍人演子緒字思曼緒少知名清簡寡欲從伯數及叔父鏡從叔暢並皆貴異之鏡比之樂廣數云是我輩人暢言於孝武帝用爲尚書倉部郎都令史諮詳郡縣米事緒蕭然直視不以經懷宋明帝每見緒輒歎其清談轉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遷司徒左長史吏部尚書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王始遺風宜爲宮職

復轉中庶子後爲侍中遷吏部郎參掌大選元徽初東宮官罷選曹擬舍人王儉爲格外記室緒以儉人地兼美宜轉祕書丞從之緒又遷侍中常私謂客曰一生不解作諾有以告袁粲緒淵若宙是也粲爲吳郡太守緒初不知也昇明二年自祠部尚書爲尚帝太傅長史建元元年爲中書令緒善談玄深見敬異僕射王儉嘗云緒過江來所未有北士可求之耳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之不駕幸莊嚴寺聽僧達道人講維摩經緒坐遠不聞僧達言上難移緒乃遣僧達以近之時帝欲用緒爲

石僕射以問王儉儉曰緒少有清望誠美選也然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淵曰儉少年誠未憶耳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一可爲則先是緒諸子皆輕俠中子光少時又不護細行儉又以爲言乃止及立國學以緒爲太常領國子祭酒以王延之代緒爲中書令何點歎曰晉以子敬季琰爲此職今以王延之張緒爲之可謂清官後接之者是爲未易緒長於周易言精理奧見宗一時常云何平叔不解易中七事武帝加位轉吏部尚書祭酒如故永明二年領南郡王師加

犯小事餓繫郡獄遵
還明帝崩遇赦免高帝領
太守入爲游擊將軍性踈俗善趨時利元徽末朝野咸
屬意建平王景素謐深自委結景素敗僅得免禍著作
王廢後物情尚懷疑惑謐獨竭誠歸事高帝昇明元年
爲黃門侍郎領尚書左丞沈攸之事起議加高帝黃鉞
謐所建也事寧遷吏部郎建元元年位侍中既而驃騎
豫章王嶷領湘州以謐爲長史封永新縣伯三年爲左
戶尚書諸皇子出閤用文武主帥皆悉以委謐尋勑選

曰江諡寒士誠當不得競等華儕然甚有才幹可遷掌
吏部諡才長刀筆所在幹職高帝崩諡稱疾不入衆頗
疑其怨不預顧命也武帝即位諡又不遷官以此怨望
時武帝不豫諡詣豫章王嶷請閒曰至尊非起疾東宮
又非才公今欲何計武帝知之出爲鎮北長史南東海
太守未發憂甚乃以蓍占卦云有客南來金鍮玉杯
上使御史中丞沈沖奏諡前後罪惡請收送廷尉詔賜
死果以金甕盛藥鴆之子介建武中爲吳令政亦深
人門牓死人觸屬爲諡首介棄官而去

謝超宗陳郡陽夏人也祖靈運宋臨川內史自有傳父鳳
與超宗坐靈運事徙嶺南鳳卒徒所超宗元嘉末得還與
慧休道人來往好學有文辭盛得名譽刺安王子綏南譽武
帝寵子超宗以選補王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
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恐靈運復
出時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御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
物可見乎超宗曰懸聲之室復有異物邪道隆武人無
識正觸其父名曰旦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徒跣
還內道隆謂檢覓毛至闇待不得乃去泰始中爲尚書

殿中郎三年都令史駱宰議策秀孝格五問並得爲上
四三爲中二爲下一不第超宗議不同詔從宰議高帝
爲領軍數與超宗共屬文愛其才翰左衛將軍袁粲聞
之謂高帝曰超宗開亮可與語取爲長史臨淮太守粲
誅高帝以超宗爲義興太守昇明二年坐公事免詣東
府門自通其日風寒慘厲高帝謂四坐曰此客至使人
不衣自暖矣超宗既坐飲酒數杯辭氣橫出高帝對之
甚歡按爲驃騎諮議及齊受禪遷黃門郎有司奏撰立郊
廟歌上勑司徒褚淵侍中謝朏尚書令王儉尚書僕射
王晏左僕射劉瀹吏部郎孔稚圭太子詹事梁

士工咀之總明學士劉融何法圖何曇秀作者凡十人
超宗辭獨見用爲人恃才使酒多所陵忽在直省常醉
上召見語及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
無如之何以失儀出爲南郡王中軍司馬人問曰承有
朝命定是何府超宗怨望答曰不知是司馬爲是司鑪
既是驢齊政應爲司鑪爲有司奏以免官禁錮十
年後司徒褚淵因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射
王儉嘗爲牛驚跌下車超宗掩口笑曰落水三公墜車
僕射淵出水霑濕狼籍超宗先在僧虔舫抗聲曰有天道

焉天所不容地所不受投畀河伯河伯不受淵大怒一日
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賣袁劉得富貴乃焉免寒士前後
言誚稍布朝野武帝即位使掌國史除竟陵王征北諮
議領記室愈不得志超宗為子娶張敬兒女為婦上甚
疑之永明元年敬兒誅超宗謂丹楊尹李安人曰往年
殺彭城信今年殺彭越君欲何計安人具啓之上積懷超
宗輕慢使兼中丞袁彖奏超宗請付廷尉武帝雖可其
奏以彖言辭依違使左丞王逡之奏彖輕文略奏攬法
宪詔請免彖所居官詔彖匿情敗國愛朋罔主免官禁
錮十年超宗下廷尉一宿髮白能首詔徙越嶲行至豫
章上勑內史賓悰賜自盡勿傷其形骸明年超宗門生
王永文告超宗子才卿死罪二十餘條上疑其妄以才
卿付廷尉辯以不實見原永先於獄盡之才卿幾卿
列在梁史

謝朓字玄暉超宗之族父而宋左僕射裕之姪子也祖
述吳興太守附載裕傳父緯散騎侍郎朓少好學有美
名文章清麗為隨王子隆鎮西功曹轉文學子隆在荊
州好辭賦數集僚友玄暉尤賞遇流連晤對不捨日

久長史王秀之以玄暉年少相動欲以啓聞武帝嘗勑令還都朓道中爲詩寄西府曰常恐鷹隼擊秋菊委嚴霜寄言罽羅者寥廓已高翔仍除新安王中軍記室朓爲牋辭子隆時荆州信云倚待朓執筆便成文無點易以本官兼尚書殿中郎隆昌初勑朓接北使朓自以口訥啓辭見許明帝輔政以爲驃騎諮議領記室掌霸府文筆又掌中書詔誥轉中書郎出爲晉安王鎮北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啓王敬則反謀上甚賞之還尚書吏部郎朓上表三讓中書疑朓官未及讓以問國子祭酒沈約約曰宋元嘉中范曄讓吏部朱脩之讓詔門蔡興宗讓中書並三表詔答其事究然近世小官不讓遂成常俗王藍田劉安西並貴重初自不讓今豈可慕此不讓邪孫興公孔顗並讓記室今豈可三署皆讓邪謝吏部今授超階所讓別有意豈關官之大小搖讓之美本出人情若六官必讓便與詔關章表不異例既如此謂都非疑朓又啓讓上優答以不許朓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敬皇后哀策文齊世莫有及者東昏失德江祐欲立江夏

王寶玄未更回惑與弟祀密出謂胐曰江夏幸少脫不堪
負荷神器不可復行廢立始安幸長入纂又乖物望非
以此要富貴政是求安國家爾遥光又遣親人劉澐密
致意於胐欲以爲肺腑胐自以受恩明帝非澐所言不
肯答少日遥光以胐兼知衛尉事胐懼見引即以祏等
謀告左興盛興盛不敢發言又說劉暄曰始安一旦南
面則劉澐劉晏皆卿今地但以卿爲反覆人爾暄陽驚
恥告始安王及江祏始安欲出胐爲東陽郡祏固執不
與先是胐常輕祏爲人祏嘗詣胐胐因言有一詩呼左
右取既而便停祏問其故云定復不佳祏以爲輕已後
祏及弟祀劉澐劉晏俱候胐胐謂祏曰可謂帶二江之
雙流以嘲弄之祏轉不堪至是構而害之詔暴其過惡
收付廷尉又使御史中丞范岫奏收胐下獄死時年三
十六臨終謂門賓曰寄語沈公君方爲三代史亦不得
見沒初胐告王敬則及敬則反爲胐妻當懷刀欲報胐
胐不敢相見及當舊妻部謙若尚書郎范縝嘲之
曰卿人地之美無慙小選但恨今自不可刑于寡妻胐
有愧色及臨誅歎曰天道其不可昧乎我雖不殺王公

王公因我而死朏好獎人才會稽孔隱祖有文筆未爲
時知孔雅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朏朏嗟吟良久手自折
簡寫之謂雅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
餘論其好善如此朏及殷濬素與梁武以文章相得帝
以大女永興公主適濬子鈞第二女永世公主適朏子
謨及帝爲雍州二女並暫隨母向州及梁武即位二主
始隨內還梁武意薄謨又以門單欲更適張弘策卒弘
策卒又以與王志子謹而謨不堪歎恨爲書狀如詩贈
王主以呈帝甚蒙矜歎而歸終不得還尋用詔爲信婁

縣稍遷王府諮議時以爲沈約早與朏善爲制此書云
謝顯字仁悠朏之族子也祖密宋侍中父莊中書令散
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莊附載密傳顯少簡靜宋末爲
豫章太守至石頭遂白服登烽火樓坐免官詣高帝自
占謝言辭清麗容儀端雅左右爲之傾目宿而不問求
明初高選文學以顯爲竟陵王友歷吏部郎有簡秀之
目卒於北中郎長史顯弟瀹字義潔年七歲王彧見而
異之言於宋孝武召見於人衆中瀹舉止閑詳應對合
旨帝悅詔尚公主景和敗事寢僕射褚淵以女妻之厚

爲資送性甚敏贍嘗與劉惔飲推讓久之惔曰謝奕兒不可云不能飲濡曰苟得其人自可湛湎千日惔甚慙無言仕齊累遷中書侍郎衛軍王儉引爲長史雅相禮遇後拜吏部尚書明帝即位濡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濡濡與客圍碁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齋臥竟不問外事明帝即位濡又屬疾不知公事請議以兵臨起之濡曰天下事公鄉處之足矣且死者命也何足以此懼人後宴會功臣上酒尚書令王晏等與蕭濡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下晏以爲已力獻觴遂不見報上大笑解之坐罷晏呼蕭濡共載欲相撫悅濡又正色曰君巢窟在何處晏初得江陵班劍濡謂曰身家太傅裁得人若何事頭得二十晏甚憚之謂江祏曰彼上人者難爲詶對加領右軍將軍兄湖在吳與論落公事稽晚濡輒代湖爲啓上知非湖手迹被問見原永泰元年卒於征虜渚送別湖指濡口曰此中唯宜飲酒濡建武之朝太子詹事贈金紫光祿大夫謚簡子初湖爲吳興濡於

起禮靈寺勑瀹撰碑文其辭甚佳子覽附載兄峴傳列在梁史

到撝字茂謙彭城武原人也祖彥之宋護軍將軍自有傳父仲度驃騎從事中郎撝襲爵建昌公宋明帝立欲收物情以撝功臣之後自長兼左戶郎中擢爲太子洗馬撝資籍豪富厚自奉養供一身一月千萬宅宇山池伎妾姿藝皆窮上品才調流瞻善納交游愛好陳玉珠明帝遣求不與遂奪之撝頗怨忿帝令有司誣奏將殺之撝入獄數宿鬚鬢皆白免死繫尚方奪封與弟荀撝由是更以貧素自立明帝崩弟讓封還撝朝議許之弟夜歸見兩二人持堊刷其家門須臾而滅明日而遁死遁元徽中爲南海太守在廣州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剌史陳顯達起兵應朝廷遁猶豫見殺遁家人在都從野初國除武帝即位累遷司徒左長史宋時武帝與撝同從宋明帝射雉郊野渴倦撝得早青瓜與上對剖食之問至撝懽語高帝謝即按撝武帝中軍諮議參軍建元上又數游撝家懷其舊德至是一歲三遷永明元年爲御史中丞車駕幸丹楊郡宴飲撝恃舊酒後狎侮同列

謂庾冰之曰蠻爾蠻荊其俗鄙復謂虞悰曰斷髮文身其風陋王曼既貴雅步從容又問曰王散騎復何故爾曼先爲國常侍轉員外散騎郎此二職清華所不爲故以此嘲之王敦則執槙查以刀子削之又曰此非元徽墨邪宮後爲五兵尚書盧陵王中軍長史卒子沈嗣列在梁史

沈憲字彥璋吳興武康人也祖說道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父璞之北中郎行參軍憲少有幹局爲駕部郎宋明帝與憲同基謂曰卿廣州刺史材也補烏程令甚著政績太守褚淵歎美以爲方圓可施少府管掌頗冗幹者並更其職憲以要難少府卿武陵王晏爲會稽以憲爲左軍司馬高帝以山陰戶衆難御欲分爲兩縣令政績大著孔珪請假東歸謂人曰沈令裁事特有天才後爲晉安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西陽王子明代爲南兗州憲仍留爲冠軍長史太守如故永明八年子明

與籤劉道濟臧私百萬爲有司所奏賜死憲坐不糾免官後除散騎常侍未拜卒當時稱爲良吏憲同郡立仲起先是爲晉平郡清廉自立褚淵歎曰見可欲心能不亂此揚公所以遺子孫也仲起字子震位至廷尉卒

沈沖字景綽吳興武康人也父懷文宋廣陵太守爲孝武帝所忌收付廷尉賜死自有傳沖涉獵文義仕宋歷位撫軍正佐兼記室及父懷文得罪被繫沖與兄淡深行謝情哀貌若見者傷之柳元景欲救懷文言於孝武帝曰沈懷文一子余[illegible]炭不可見願陛下速正其罪帝曰[illegible]

殺之使其意勿竟殺之元景爲之歎息沖兄弟以此知名累遷司徒錄事武帝爲江州沖爲征虜長史尋陽太守建元中累遷太子中庶子武帝在東宮待以恩舊及即位轉御史中丞侍中永明四年爲五兵尚書沖與兄淡深名譽有優劣世號爲腰鼓兄弟淡深並歷御史中丞兄弟三人皆爲司直晉宋所未有也中丞案裁之職被惡者多結怨永明中深彈吳興太守袁彖建武中彖從弟昂爲中丞到官數日奏彈深子續父在憲白幡車免官禁錮沖母孔氏在東鄰家失火疑爲人所焚嬖大

呼曰我二兒皆作御史中丞與人豈有善者方恐肌勺骨
散何但焚如兄弟後並歷侍中武帝方欲任沖尋卒追
贈太常謚曰恭子
張融字思光吳郡吳人也父暢宋會稽太守附載其叔
父南蠻校尉邵傳融弱冠有名道士陸脩靜以白鷺羽
麈尾扇遺之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解褐為宋新安王
子鸞行參軍王母殷淑儀薨後四月八日建齋并灌佛
僚佐觀者多至一萬少不減五千融獨注觀百錢帝不
悅曰融殊貧當厚以佳祿出為封溪令從叔永出後渚
送之曰似聞朝旨汝豈當還融曰不患不還正恐還而
復去及行路經嶝嶮僚賊執融將殺而食之融神色不
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不害也浮海至交州於海中
遇風終無懼色方詠曰乾魚自可還其本鄉肉脯復何
為者哉又作海賦文辭詭激獨興衆異後以示鎮軍將軍
顧覬之覬之曰卿此賦實超古人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求
筆注曰漉沙構白於波山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
後所足也覬之與融兄有恩好覬之卒融身負墳土在
南與交阯太守宴餞宴吾展於嶺南為人所殺融投身奔

赴後舉秀才射策中第爲當塗書殿中郎不就改爲儀曹
郎尋請假奔叔父喪道中罷幹錢敬道鞭杖二五十寄繫
延陵獄十餘日一年制二品清官行僮幹杖不得出十爲
左丞孫緬所奏免官復位攝祠部倉部二曹時領軍劉
勔戰死融以祠部議上應哭勔帝納之又咎人忌以正
月開太倉融議不宜拘束小忌尋兼掌正厨見宰殺廻
車徑去自表解職再遷南陽王友融父暢爲丞相義宣
長史義宣敗暢幾爲王玄謨所殺時玄謨子瞻爲南陽
王長史暢啓求去官不許融家貧欲禄乃與從叔征北

將軍永書曰融昔幼學早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
布衣喜帶弱年所安簞食瓢飲不覺自樂但人生多待
榛栗棗脩友贄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
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昔求三吳一丞雖屬舛錯
今聞南康缺守願爲得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
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又
與吏部尚書王僧虔書曰融天地之逸人也進不辯責
退不知賤實以家貧累積孤寡傷心八姪俱孤二弟頓
弱豈能以山海陋禄中融情累阮籍愛東平王風融亦

欣晉平閑外時議以融非御人才竟不果用辟齊太傅
掾稍遷中書郎非其所好乞爲中散大夫不許張氏自
敷以來並以理音辭脩儀範爲事至融風止詭越坐常
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見者驚異聚觀成
市而融了無慙色隨例同行常稽遲不進高帝素愛融
爲太尉時與融款接見融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
有二即位後手詔賜融衣曰見卿衣服麤麤故誠乃素懷
有本然過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
乃勝新也是吾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體并履一量高

帝出太極殿西室融入問訊彌時方登階及就席上曰
何乃遲爲對曰白地升天理不得速時魏主至淮而退
帝問羣臣彼何意忽來忽去未有答者融時在下坐抗
聲曰以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公卿咸以爲捷融善草
書常自美其能帝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
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融請假還鄉詣
王儉別儉立地舉袂不前融亦舉手呼儉曰前儉不得
已趨就之融曰使融爲不慕勢而令吾爲趨士豈不美
乎常歎云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見我融嘗

吏部尚書何戡善往詣戡語最款遍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
曰非是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
其爲異如此入爲長沙王鎮軍參軍竟陵王征北諮議
並領記室司徒從事中郎永明二年總明觀講勅朝臣
集聽融扶入就榻私索酒飲之事畢乃長歎曰嗚呼仲
尼獨何人哉爲御史中丞到撝所奏免官尋復職融容
貌短醜精神清徹王敬則見融華帶寬袖將至髀謂曰
華帶太急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爲融以假東出武帝
問融住在何處答曰臣陸居無屋舟居無水後上問甘

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君山擅遣小船於岸上住
大笑後使融接對北使李道固道固顧而言曰張融是
宋彭城長史張暢子不融嘆聲久之曰先君不幸名達
六夷豫章王大會賓僚融食炙始行畢行炙人便去融
欲求鹽蒜口終不言乃搖食指半日每出入朝廷皆拭
目驚觀之八年朝臣貴衆端公事融扶入拜起復爲有
司所奏見原遷司徒兼右長史竟陵張欣時爲諸暨令坐
罪當死欣時父興世討宋南譙王義宣時官軍欲殺融
父暢興世以袍覆暢而坐之得免興世立于融著高履爲

負土成墳至是融啓竟陵王子良乞代放時死子良答
曰此乃是長史美事恐朝有常典不得如長史所懷遷
黃門郎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融有孝義忌月三旬
不聽樂事嫂甚謹父暢臨終謂諸子曰昔丞相事難吾
以不同將見殺緣司馬竺超民得活爾等必報其子後
超民孫微冬月遭母喪居貧融弔之悉脫衣以爲賻披
牛被而反常以兄事微豫章王嶷竟陵王子良薨自以
身經佐吏哭輒盡慟建武四年病卒遺令建白旐無旒
不設祭令人捉塵尾登屋復魂曰吾平生所善皆當陵

雲一笑三千貫棺無新衣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
小品法華經妾二人事哀畢各遣還家曰以吾生平之
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暫停閨閣融玄義無
師法而神解過人高談鮮能抗拒永明中遇疾爲問律
自亭云吾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
可使耳爲心師也夫又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正當
有其體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適寄人籬下臨
卒又誡其子曰手澤存焉尚馬父書不讀況文音情嫵在其
韻吾意不然別遺爾旨吾文體英變變而屢奇豈吾天

挺蓋不隕家聲汝可號哭而看之融文集十卷行於世
自名其集爲二王海司徒緒淵問其故融云蓋王以比德
海崇上善耳張氏前有敷演鏡暢後有充融卷稷融第
六弟寶稱建武中出爲廬陵太守時名流謝濡何點陸
慧曉孔稚珪至融弟鐵之舍點造坐便曰今日可謂盛
集二五我兄弟之流阿六張氏保家之子顧見王思遠
曰鄉詐作善非實得也二五謂稚珪及融並第五寶稱
永元中爲湘州行事讀頴胄在江陵父棄腰輿詣頴胄與
動自菩頴胄問何至之晚答曰本部羣尼亂四海橫流既

不能爲比干之死實未忍爲微子之去具以至晚頴胄
深以爲善即用爲相府諮議參軍後位御史中丞
王秀之字伯奮琅邪臨沂人祖裕之宋特進左光祿大
夫自有傳父瓚之金紫光祿大夫秀之始仕宋爲太子舍
人父卒爲庵舍於墓下持喪服闋復職吏部尚書褚淵
見秀之貞潔欲與結婚秀之不許月以此頻轉兩府外兵
曹參軍後爲晉平太守至郡暮年求還或問其故答曰
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
昧財亦不逐禍吾山窻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乃七

表請代時人謂王曾平恐富求歸齊受命爲豫章十二嶷驃騎長史嶷於荆州立學以秀之爲儒林祭酒武帝即位累遷侍中祭酒轉都官尚書初秀之祖裕之有特操徐羡之傳亮當朝裕之不與往來及致仕隱吳興與秀之父瓚之書深昜以靜退瓚之歷官至五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江湛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朝隱及柳元景顔師伯貴要瓚之終不詣之至秀之爲尚書又不詣王儉欵接三世不事權貴時人稱之轉侍中領射聲校尉出爲隨王鎮西長史南郡内史後爲輔國將軍吳興太守秀之爲諸王長史行事便歎曰仲祖之誡已見於今可以止足便無復仕進志止營理舍亩山宅有終焉之志及除吳興郡隱業所在心願爲之到郡修舊山墓置輜重隆昌元年卒遺令朱服不得入棺祭則酒脯而已世人以僕妾直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導至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益曰簡子秀之從父弟延之字希季父昇之位都官尚書延之少而靜默不交人事舉秀才累遷司徒左長史延之清貧居宇寥漏蒲褥遲往候之具啓宋明帝即勑材官爲起二間廚屋座山當爲

郡太守罷還家產無所增益遷吏部尚書尚書左僕射宋德既衰高帝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人爲之語曰二王持平不送不迎高帝以此善之宋昇明三年出爲宣城內史南將軍江州刺史建元元年進號鎮南將軍延之與金紫光祿大夫阮韜俱宋領軍劉湛外甥並有早譽湛甚愛之曰韜當爲第一延之爲次也延之甚不平每致餚下都韜與朝士同例高帝聞其如此謂延之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由劉家月旦故耶韜字長明陳留人晉金紫光祿大夫領始興王師卒延之君身簡素清靜寡慾凡所經歷務存不擾在江州祿俸外一無所納獨處齋內未嘗出戶吏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或謝莊爲一雙韜與何偃爲一雙常充兼假官至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始興王師卒延之君身簡素清靜寡慾凡所經歷務存不擾在江州祿俸外一無所納獨處齋內未嘗出戶吏逆求賓客錢韜曰此朝廷物執不與韜少歷清官宋孝

事從容談詠而已後爲尚書左僕射尋領竟陵王師卒謚曰簡子綸之字元章爲安成王記室參軍嘗預召會

退居僚末司徒袁粲聞而歎曰格外之官便今日爲重
貴游居此位者遂以不掌文記爲高自綸之始也永明
中歷位侍中出爲豫章太守下車祭徐孺子許子將墓
圖畫陳蕃華歆謝鯤像於郡朝堂爲政寬簡稱良二千
石武帝幸琅邪城綸之與光祿大夫金景文等二十一
人坐不參承爲有司奏免官後位侍中都官尚書卒自
裕之至綸之並方嚴皆尅日乃見子孫蓋門家風也綸之
子昕有業行居父憂過禮謝瀹欲遣參之孔稚珪曰何
假參此豈有全理竟以憂卒秀之子峻字茂遠少美風
姿善容止位祕陽內史梁天監初爲中書侍郎梁武帝
甚悅其風尚不與陳郡謝朏同見曰貝識累遷侍中吏部尚
書勗選甚得名譽峻性謙雅無趨競心嘗與謝覽約官
至侍中不復謀仕進覽自吏部向書出爲吳興太守亞
心不畏彊禦亦由勗俗情薄故也峻爲侍中已積歲不
退身亦淡然自守無所營務遷金紫光祿大夫卒贈
諡曰惠子子琮爲國子生尚始興王文學昌王琮一不茎
爲學生所嗤遂離婚峻謝王王曰此自王意儻極不願
如此峻曰下官曾祖員外謝仁祖孫亦不薄箱毀一下猶嫌爲

門戶耳

王瞻字明遠一字叔鸞太原晉人也父玄謨宋護軍將軍豫州刺史自有傳瞻負氣豪俗好貶裁人物仕宋爲王府參軍嘗詣劉秉直登搦曰君侯是公孫僕射是公子引滿促膝唯餘二人秉外跡雖酬之意甚不悅豫章王嶷少時早與瞻交瞻嘗候嶷尚論武帝在大牀寢瞻謂嶷曰帳中人物亦復隨人寢興嶷言次忽問王彧兄楷賢愚何如殼道矜瞻曰卿遂復言他人兄邪武帝稱嶷小名曰多汝兄愚那得忽來問王參軍此句瞻曰直恐如卿來談武帝銜之未嘗形之於色後歷黃門侍郎及建元初瞻爲永嘉太守詣闕跪拜不如儀武帝知之召入東宮仍送付廷尉殺之命左右舍高帝曰父辱子死王瞻傲朝廷臣輒已收之高帝曰此何足計及聞瞻已死乃默然無言瞻從叔玄載字彥休父蔡東莞太守玄載仕宋位益州刺史沈攸之難玄載起義送誠於高帝封鄂縣子建元元年爲左戶尚書永明四年位兗州刺史卒官謚烈子玄載字彥遠仕宋位青州刺史高帝之鎮淮陰爲宋明帝所疑欲社親魏書結玄

邈玄邈長史房叔安進曰帝哀帶之士銜一餐而不忘義使之然也今將軍居方州之重託君臣之義無故舉忠孝而棄之三齊之士寧蹈東海死耳不敢隨將軍也玄邈意乃定仍使叔安使建鄴發高帝謀高帝於路執之并求玄邈表叔安答曰寡君使表上天子不上將軍且僕之所言利國家而不利將軍無所應問荀伯玉勸殺之高帝曰物各爲主無所責也玄邈罷州還高帝塗中要之玄邈嚴軍直過還都啓宋明帝稱高帝有異謀高帝不悅也昇明中高帝引爲驃騎司馬泰山太守

玄邈甚懼高帝待之如初再遷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封河陽縣侯兄弟同時爲方伯建元初亡命李烏奴作亂梁部玄邈使人僞降烏奴喜之曰王使君兵弱攜愛妾二人已玄矣烏奴喜輕兵襲州城玄邈出奇兵破之高帝聞之曰玄邈果不負吾延興元年爲中護軍明帝使玄邈往江州殺晉安王子懋玄邈苦辭不行及遣王廣之往廣陵取安陵王子敬玄邈不得已奉旨建武中卒於護軍贈雍州刺史諡壯侯叔安字子仁清河人高帝即位纏其忠正時爲益州司馬蜀太守就拜

前將軍方用為梁州會病卒帝歎曰叔安節義古人中
求之耳恨不一王方伯而終子長瑜亦有義行丞明中為
州中從事
袁豪字緯才陳郡陽夏人宋贈侍中湛之從曾孫也湛
自有傳祖洵吳郡太守父覬好學美才早有清譽位武
陵內史豪少有風氣善屬文及談玄舉秀才歷二王府參
軍不就覬臨終與兄雍州刺史顗書曰史公才識可喜
足懋先基矣及顗在雍州舉兵事敗為
宋明帝所誅投尸於江不許斂葬豪與舊奴一人微服
潛尸四十餘日乃得密瘞石頭後岡身自負土懷其文
集未嘗離身明帝崩後乃改葬顗從叔司徒粲祖勇征
西將軍蔡興宗並器之仕宋為高帝太傅相國王簿祕
書丞入齊為中書郎兼太子中庶子又以中書郎兼御
史中丞坐彈謝超宗簡奏依違免官後拜廬陵王諮議
時南郡江陵縣人荀蔣之弟胡之婦為曾口寺沙門所
遥夜入荀家蔣之殺沙門為官司所檢蔣之列家門穢
行欲告則恥欲忍則不可實已所殺胡之列又如此兄
弟爭死江陵令宗躬啓州荊州刺史廬江王求博議豪

曰大迅寒急節乃見松筠之操危機迴構方識貞孤之風竊以蔣之胡之殺人原心非暴嶽識之曰友于讓生事憐左右義哀行路昔文舉引謗獲漏疏網蔣之心迹同符古人若階以深刑實傷為善由是蔣之兄弟免死累遷太子中庶子出為冠軍將軍監吳興郡事豪性剛直以微言忤武帝又薄王晏為人晏請交不答武帝在襲殿用金柄刀子翦爪晏在側曰外聞有金刀之言恐不宜用此物帝窮問所以晏曰袁豪為臣說之上銜怒良久豪到郡坐逆用祿錢免官付東冶豪妹為竟陵王

子良妃子良世子昭胄時年八歲見武帝而形容慘悴帝問其故昭胄流涕曰臣舅負罪今在尚方臣母悲泣不食已積日臣所以不寧帝曰特為兒赦之既而帝遊孫陵望東冶曰冶中有一好貴囚數日與朝臣幸冶屢行庫藏因宴飲賜囚徒酒肉勑見豪與語明日釋之後為侍中豪充腰異衆每從射雉郊野數推扶乃能徒步幼而母卒養於伯母王氏事之如親閨門孝義隆昌元年卒謚靖子豪宗人廓之字思度宏之曾孫也父景胤

宋世為淮南太守以非罪見誅廓之終身不聽音樂布

衣蔬食足不出門示不臣於宋時又以比晉之王裒顏延之見其幼時數曰有子如袁廓足矣齊國建方出仕稍至殿中郎王儉柳世隆傾心待之爲太子洗馬于時何偁亦稱才子爲文惠太子作楊畔歌辭甚惻麗太子甚悅廓之諫之曰夫楊畔既非典雅而聲甚哀思殿下富隆意簫韶奈何聽亡國之音太子改容謝之

劉祥字顯徵東莞莒人也曾祖穆之宋佐命元勳贈侍中司徒自有傳祖式之宣城淮南二郡太守俱有傳父散太宰從事中郎祥宋世解褐爲巴陵王征西行軍參軍少好文學性簡踈躁輕言肆行不避高下建元中爲正員郎司徒褚淵入朝以腰扇鄣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是舉止羞面見人扇鄣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永明初撰宋書曰議斥禪代尚書令王儉密以啓聞武帝銜而不問歷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祥兄整爲廣州卒官祥就整妻求還資事聞朝廷祥於朝士多所貶忽王奐爲僕射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爲令僕矣其倨慢如此者連珠十五首以寄其懷其議議

君云希世之寶遠時必賤偉俗之器無聖則淪是以明
玉黜於楚岫章甫窮於越人有以祥連珠啓武帝帝令
御史中丞往返奏其過惡付廷尉上別遣勑祥曰卿素
無行檢朝野所悉輕棄骨肉侮蔑凡嬰此是卿家行不
足乃無關他人見卿擬連珠宝意悖慢彌不可長當原
卿性命令卿萬里思愆卿若能改革當令卿得還乃徙
廣州不得喜終日縱酒少時病卒

陸澄字彥深吳郡吳人也祖玠臨海太守父瑗州從事
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釋卷起家王

學博士宋泰始初爲尚書殿中郎議皇后諱班下應依
舊稱姓左丞徐爰案司馬彪議皇后春秋逆王后于齊
並不言姓澄以意立議坐免官白衣領職郎官舊坐杖
有名無實澄在官積前後罰凡至千數後兼左丞泰始
六年詔皇太子朝服衮冕九章澄與儀曹郎丘仲起議
服冕以朝實著經文秦除六冕漢明還備鷩晉以來不
欲令臣下服衮冕故位公者加侍官今皇太子禮絕群
后宜遵聖王盛典革近代之制累遷御史中丞建元元
年驃騎諮議沈憲等家奴客爲劫子弟被劾憲等晏然

左丞任遐奏澄不糾請免澄官上表自理言舊例無左丞糾中丞之儀詔外詳議尚書令裴淵檢宋以來左丞糾正而中丞不糾免官者甚衆奏澄謏聞虧見貽橈後昆上掩皇明下籠朝議請以見事免所居官詔澄以白衣領職永明元年累遷度支尚書尋領國子博士尚書令王儉謂之曰昔曹志繆悅爲此官以君繼之始無慙德儉嘗問澄曰崇禮門有鼓而未嘗鳴其事安在答曰江左草創崇禮闕皆是茅茨故設鼓有火則扣以集衆相傳至今又與王儉書陳王弼注易玄學之所宗今其弘儒鄭注不可廢并言左氏杜學之長鄭義舊闕有摩信近益以范甯不足兩立世有一almost經題爲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玄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且爲小學之類不宜列注帝與儉答曰易體微遠實曾參籍豈可專據小王便爲該備依舊存鄭高堂尚來說元凱注傳超邁前儒穀梁小書無侯兩注存糜略范率由舊貳凡此諸議並同雅論疑弄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略藝文並陳之六藝不與著頗凡將之流也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

暨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澄謂曰僕少來無事唯以讀書爲業且年位已高今君少便執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言商略澄待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十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儉在尚書省出巾箱几案雜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舊物奪將去轉散騎常侍祕書監吳郡中正光祿大夫加給事中領國子祭酒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後詳視器底有字髣髴可識如澄所說隆昌元年以老疾轉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未拜卒謚靜子年七十澄當世稱爲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字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廚也家多墳籍人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死後乃出初澄弟鮮得罪宋世當死澄於路見舍人王道隆叩頭流血以此見原揚州主簿顧測以國哀就鮮賞錢鮮死子聘誣爲買券澄爲申理遂免所歸錢悉以與之

王讜字仲和東海郯人晉中興書曰讜祖書侍郎父

侍父元閔護軍司馬宋大明中沈曇慶爲徐州辟謙爲
迎主簿又爲州迎從事瀕東二王薨國常侍鎮北行參軍
及薨即帝位是爲明帝除司徒參軍帶薛令兼中書舍
人謙有學義甚見親遇常在左右帝所行慘辟謙屢諫
不從請退坐此繫尚方後拜中書侍郎明帝好圍碁置
圍碁州邑以建安王休仁爲圍碁州都大中正謙與太
子右率沈勃尚書水部郎庾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爲
小中正朝請褚思莊傅琰之爲清定訪問後爲尚書左
丞領東觀祭酒即明帝所置總明觀也遷黃門郎永明
初累遷豫章
王長史行
王甚委任之
正和謹朝廷
沙王車騎長
征虜長史行
每爲人說之
尚書令王儉
請事自此始
廬江何憲爲

皇太尉司
歷黃門郎領
稱爲善人多
吳之厚八年轉冠軍將軍長
中軍長史入徙西陽王子明
圍宄府州事
謙少貧常自紡績及通貴後
事卒謙從叔撝以博學見知
王總校虛實類物請之謂之
書集才學之
儉嘗使撰
勝乃嘗與
龍白團扇坐筵執白團扇容氣

甚自得摛後　王儉以所
便成文章既　示舜亦華其
筆手自繕寫取　登車而去
邊竟陵王子良　校試諸學
清直請謁不行　羽林隊主
法敞爲之請摛　摛投書於
而見代永明八　天忽黃
王融上金天頒　曰是非
爲永陽郡後卒於　尚書左
書說一事并敘述作之體
遁退讓士也見而　美之頗
博士永明十年　于魏時
陰人也好典故　與于
曹郎屢展闕　又見信
曹不忝厥職　儉
先人鄉曲情　儉

儉曰卿能奪之乎摛操筆
不輟亦華其
登車而去
校試諸學
唯摛問無不對爲秣陵令
敞有寵勢傾人士婦弟犯
更鞫四十敞怒譖之明日
摛投書於
照地衆莫能解司徒法曹
天所謂榮光武帝大悅用
時有何憲者字子思廬江

灊人博涉該通毋
爲任昉劉孺共執
書說一事并敘述作之體
遁退讓士也見而美之頗
博士永明十年
于魏時
陰人也好典故
曹郎屢展闕
曹不忝厥職
先人鄉曲情儉

入閣寶祕人間散逸無遺漏
昉書試問其所知自甲至上下
過日累夜莫見所遺宗人何
與爲友憲位本州別駕國子
有孔逿者字世逸會稽山
人昇明中爲齊臺尚書儀
曹上儉曰孔逿眞所謂儀
注人謂誦識惟經每及選用頗
孔逿之爲陛下之有臣也
容容上

永明中爲太子家令卒贈
卒倫惜之爲作祭文
劉瓛字子珪少都翔八嘗聽
給事中父惠聽瓛入宇瓛
聞舅孔默先博學精通訓義年五歲
受曰此可及也常欲讀舅更爲說之精意聽
州舉至是別駕吳興沈文季舉秀才兄璲亦有名先應
充秀州問可謂得人除奉朝請不就兄弟二人共處蓬
室一間爲風所倒無以蔽之怡然自樂習業不廢聚徒
教授常有數十丹楊尹袁粲於後堂夜集聞而請之指
聽事前古柳樹謂瓛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
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衰矣薦爲祕書郎不見用後拜
安成王撫軍行參軍以公事免瓛素無宦情自此不復
仕袁粲誅瓛微服往哭弁致賻助高帝踐阼召瓛入華
林園談論問以政道答曰政在孝經宋氏所以亡陛下
所以得之是也帝咨嗟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又謂瓛
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爲何如瓛對曰陛下誠前軌之
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猶其覆轍鮮安必危矣

出帝顧謂司徒褚淵曰方直乃爾學士故自過人勑瓚
便數入而瓚自非詔見未嘗到宮門上欲用瓚爲中書
郎便更部尚書何戢喻旨戢謂瓚曰上意欲以鳳池相
處恨君資輕可且就前除少日當轉國子博士便即所
授瓚曰平生無榮進意今聞得中書郎而拜記室豈本
心哉後以母老闕養重拜彭城郡丞司徒褚淵宣旨喻
之答曰自省無廊廟才所願唯保彭城丞耳上又以瓚
兼總明觀祭酒除豫章王驃騎記室參軍丞如故瓚終
不就武陵王晉爲會稽太守上欲令瓚爲晉講除會稽
郡丞學徒從之者轉衆永明初竟陵王子良請爲征北
司徒記室瓚與張融王思遠書言情固辭不受除步兵
校尉又不拜瓚姿狀纖小儒學宏於當時都下士子貴
遊莫不下席受業當世推其大儒以比古之曹鄭瓚謙
率通美不以高名自居遊詣故人唯一門生持胡牀隨
後主人未通便坐門待答住在檀橋茅屋數間上皆穿
漏學徒景慕不敢指斥呼爲青溪焉竟陵王子良親往
脩謁十餘表武帝爲瓚立館以楊烈橋故主第給之生
徒皆賀瓚曰室美豈爲人哉此華宇豈吾宅邪幸可詔

作講堂猶恐見害也未及徙居遇疾子良遣從瓚學者
彭城劉繪順陽范縝將厨於瓚宅營齋及亟門人受學
並弔服臨送時年六十六瓚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
持膏藥糊指爲爛母孔氏甚嚴明嘗謂親戚曰阿穉便
是今世曾子阿穉瓚小名也年四十餘未有婚娶建元
中高帝與司徒褚淵爲瓚娶王氏女王氏因穿壁裡覆
土落孔氏牀上孔氏不悅瓚怒即出其妻及居母憂不
出廬足爲之屈挾不能起此山常有鴝鵒鳥瓚在山三
年不敢來服釋還家此鳥乃至梁武帝少時嘗經伏膺

及天監元年下詔爲瓚立碑諡曰貞簡先生所著文集
行於世初瓚講月令甲謂學生嚴桓之曰江右以來陰
陽歷數之學廢矣五只今講此曾不得其彷彿學者美其
退讓時濟陽蔡仲熊禮學博聞謂人曰五音本在中土
故氣韻調平今既東南土氣偏該故不能感動太石瓚
亦以爲然仲熊執經議論往往與時宰不合亦終不改
操求同故坎壈不進歷奄方至尚書左丞當時恨其不
遇又東陽婁幼瑜宇季玉著禮捃拾三十卷瓚第雖宰
子敬方執正直儒雅不及瓚而文采過之宋泰豫中爲

明帝挽郎建元初爲武陵王晃平寇軍晃參軍曇與僚佐飲自割鵝炙璡曰應刃落俎是宰夫之事殿下親執鸞刀下官未敢安席因起請退與友人會稽孔遹同舟入東於塘上遇一女子遹目送曰美而豔璡曰斯豈子所宜言乎非吾友也於是解裳自隔或曰與友孔徹同舟入東徹留目觀岸上女子璡舉席自隔不復同坐兄璵夜隔壁呼璡共語不答方下牀着衣立然後應璵怪其久璡曰向來東帶未竟其立操如此文惠太子召璡入侍東宮每上事輒削草尋舉射聲校尉在於宮時

濟陽江春敬亦清介雖處閒室如對嚴賓而不及璡也

重欣位至射聲校尉

陸慧曉字叔明吳郡吳人晉太尉玩之玄孫也自玩至慧曉祖萬載世爲侍中名行伯父仲元又爲侍中時人方之金張二族父子貴仕宋爲海陵太守時中書舍人狄當見幸家在海陵假還葬父子貴不與相聞當請發人脩橋又以妨農不許彭城王義康聞而賞之二脩達貴公子孫以才幹物爲吳郡太守入昌門曰彼有人焉顧琛一公兩掾並入門戶陸子貴五世內侍我之

流亞子眞自臨海太守眼高疾歸爲中散大夫卒慧曉清
介正立不雜交遊會稽內史同郡張緒稱之曰江東裴
叔也初應州郡辟舉秀才歷諸府行參軍以母老還家
侍養十餘年不仕高帝輔政除爲尚書殿中郎薩筑來
相賀慧曉舉酒曰陸慧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尚
書郎卿輩乃復以爲慶邪高帝表奏賛後慧曉撰答詔
草爲帝所賞引爲太傅東閤祭酒建元初仍遷太子洗
馬廬江何點常稱慧曉心如照鏡過形觸物無不朗然
王思遠常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當時以爲實錄慧曉
與張融並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何點歎曰此
水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及武陵王曄出守會稽上
爲精選僚吏以慧曉爲征虜功曹與府參軍沛國劉璡
同從述職璡清介士也行至吳璡謂人曰吾聞張融與
陸慧曉並宅其間有異味遂命駕往酌而飲之
曰飲此水則鄙吝之萌盡矣何點薦慧曉於豫章王王疑
補司空掾加以恩禮累遷安西諮議領冠軍録事參軍
武帝第三子廬陵王子卿爲南豫州刺史帝稱其小名
謂司徒竟陵王子良曰烏能凝如能熊不得天下第一人

爲行事無以壓一州既而曰吾思得人矣乃使慧曉爲長史行事臨別帝問曰卿何以輔持廬陵答曰靜以脩身儉以養性靜則人不擾儉則人不煩上大悅後爲司徒右長史時陳郡謝朗爲左長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謂王融曰我府二上佐求之前代誰比融曰公二上佐天下英奇少見其比子良西邸抄書令慧曉參知其事尋遷西陽王征虜巴陵王後軍臨汝公輔國三府長史行府州事復爲西陽王左軍長史領會稽郡丞行郡事隆昌元年徙爲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

慧曉歷職五政治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請必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爲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建武初除西中郎長史行事內史如故俄徵黃門郎未拜遷吏部郎尚書令王晏選門生補內外要局慧曉爲用數人而止晏恨之送女伎一人欲與申好慧曉不納吏曹都令史歷政以來諮詢選事慧曉任已獨行未嘗與語帝遣主書單景儁以事詣問慧曉

仍謂曰都令史語悉舊員可共參懷慧曉謂景儁曰六十之年不能復諮都令史為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帝甚憚之後欲用為侍中以形短小乃止出為晉安王鎮北司馬征北長史東海太守行府州事入為五兵尚書行揚州事崔慧景事平領右軍將軍出監南徐州朝議復欲以為侍中王亮曰濟河須人今且就朝廷借之以鎮南兗州王瑩王志皆曰侍中臺須英華方鎮猶應有選者亮曰角其二者則貂蟬緩柜安切當今朝廷甚弱冥從其切者乃以為輔國將軍州刺史加都督至鎮俄爾以疾卒贈太常三子倏倜儻以文章知名倜字子重初授秘書郎曉兗州三子依次第作金有聲時人謂之三陸初倜為太子舍人與蕭子顯同直東宮子顯嘗為五言詩贈倜倜即和之子顯大相賞愛自以為不及一讓表辭並雅麗時人歎伏倜字子長於微言美姿容髮眉如畫位西昌侯長史蜀郡太守俱梁史有傳慧曉兄子閑字遐業有風槩張緒所知仕至揚州別駕明史崩閑謂所親人曰宮車晏駕百司將聽冢宰十三上地里才弱必不能振難將至矣乃感心疾不復預州事永元末刺史始安王遥光據東府作亂或勸去之閑曰吾為人吏何可逃死臺軍攻

陷城閉以綑佐被收至杜姥宅尚書令徐孝嗣啓閉不預逆謀未及報徐世標命設之閉四子厥絳完襄絳字魏卿時隨閉抱頸求代死不遂以身蔽刀刃行刑者俱害之厥字韓卿少有風鑒舉士同郡司徒左西曹掾顏竭之表薦厥州舉秀才時盛爲文章呉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鼠鰲蟲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

約宋書謝靈運傳後文論其事厥與約書曰范詹事自亭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軽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甄綜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祕未覩或是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彌遠大旨與宮羽相變低昂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不失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諳此甄而云此未覩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則揣情謬於玄黃適

句著其音律也范又云時人會此書尚書云或闇與理
合則美韻清謳有辭音調並著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
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闕
塞即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爲好人議彈士衡所以遺恨
終篇既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
便謂合理爲闇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爲遺恨耶自
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齟
齬妥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興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
相宣苟此秘未覩玆論爲何所指耶愚謂前英已早識
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
多則臨淄所云人之善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
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彊
者也今許以有病有悔爲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
引其不了不合爲闇何獨誣其一合一了之地乎意者
亦貴文時異今古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
次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謬
多玄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
洛神池鴈便是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土

平子恢富羽徵不累於憑虛工繫初征他文未能稱是
楊脩敏捷最著賦彌日不獻寧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
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縣一家之文
工拙壤隔何獨宮高律呂必責其如一邪論者乃可言
未窮其致不得立言曾無先覺也約合曰宮商之聲有五
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
思力所學又非止若斯而已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
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
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
不尚何邪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玄
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壁言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爲目
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
其有參差變動所睹實多文故鄭意所謂此祕未覩者也
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
韻同絃管之聲曲美惡妍蚩不得頓相乖反譬猶子野
操曲文得忽有闡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
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
頓舛也士衡雖云遵音繪錦密之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

一山干是衛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卽復不盡者矣韻與
不韻復有精麤輪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辭盡此約論
四聲妙有銓辭而諸賦亦往往與聲韻乖時有王斌者
不知何許人著四聲論行於時斌初爲道人慱涉經籍
雅有才辭善屬文能陽道而不脩容儀嘗弊衣於尼官
寺聽雲法師講成實論無復坐處唯僧正慧超尚空席
斌自坐其側慧超不能平乃罵曰那得此道人禄敎似
隊父唐突人因命驅之斌笑曰既有叙勳僧正何爲無
隊父道人不爲之動而撫掌問難辭理清舉四坐皆屬

曰後還俗以詩樂自樂人莫能名之永元元年始安王
遥光事難厥父閑被誅厥坐繫尚方尋有赦厥感慟而
卒年二十八文集行於世時又有會稽虞炎以文學與
沈約俱爲文惠太子所遇意聘殊常官至驍騎將軍厥
弟襄附載僅傳

孔稚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也祖道隆位侍中父靈産
秦始中寵晉安太守有隱道之志於禹井山立館事道
精篤吉日於靜屋四面朝拜漸泗滂洎東出過錢塘北
郭輒於舟中遥拜杜子恭墓自此至都東向坐不敢背

側元徽中為中散大夫頗解星文好術數高帝輔政沈攸之起兵靈產密白高帝曰沈攸之兵衆雖彊以天時冥數而觀無能為也高帝驗其言擢遷光禄大夫以麗盛靈產上靈臺令其占候餉靈產白羽扇素隱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遺君古人之服當世榮之稚珪少學涉遷殿中郎高帝為驃騎以稚珪有文翰取為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辭筆為尚書左丞父憂去官與兄伸智還居父山舍仲智妾李氏驕妬無禮稚珪白太守王敬則殺之求明中歷位黄門郎太子中庶子廷尉江左相承用晉世張裴杜預注律二十卷曰張杜律武帝留心法令數訊囚徒詔獄官詳正旌罰注先是尚書刪定郎王植撰定律奏之削其煩害録其允衷取張裴注七百三十一條杜預注七百九十一條或二家兩釋於義乃備者又取一百十條其注相同者取一百三條集為一書凡一千五百三十二條為二十卷請付外詳校擿其違繆詔從之於是公卿八座參議考正舊注有輕重處竟陵王子良下意多使從輕其中朝議不能斷者則制旨平

決至九年成書稚珪表上律文二十卷錄序一卷所奏
獲允者宜寫律上國學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有欲
讀者策試上過第即擢用使處法職以勸士流詔報從
之事竟不行轉御史中丞建武初為平西長史南郡太
守稚珪以魏連歲南伐百姓死傷乃上表陳通和之策
帝不從徵侍中不行留本任稚珪風韻清踈好文詠飲
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琅邪王思遠廬
江何點點弟徵並款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憲凡
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群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稚珪
曰欲為陳葉豈稚珪笑答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
效蕃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群蛙鳴曰我聽鼓吹不及此晏甚有慙色永元元年為都官
尚書遷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三年稚珪疾東昏屏除
以牀舁之去因此疾甚遂卒贈金紫光祿大夫
周顒字彥倫汝南安成人晉左光祿大夫顗七世孫也
祖虎頭員外常侍父恂歸鄉相顯少為族祖朗所知船
褐海陵國侍郎益州刺史普顒慧開賞異顯攜入蜀為廛
鋒將軍帶肥鄉成都二縣令仍為府主簿嘗謂慧開性

太險每致諫憲開不悅答顗曰天險地險王侯設險但
閤用險何如耳隨憲開還都宋明帝顗好玄理以顗有
辭義引入殿內親近從容言論所爲慘毒之事顗不敢顯
諫輒誦經中因緣罪福事帝亦爲之小止元徽中詔爲
剡令有恩惠百姓思之高帝輔政引接顗顗善尺牘沈
攸之送絕交書高帝口授令顗裁答轉冗悉合旨殿中郎建
元初爲長沙王後軍參軍山陰令還爲文惠太子中軍
錄事參軍文惠在東宮顗遷正員郎始與王前軍諮議
[illegible]省深見賞遇顗顗音辭[illegible]出言不窮宮商朱紫

發口成句汎涉百家長於佛理著二宗論言空假義西
涼州智林道人遺顗書深相讚美言捉麈尾來四十餘
載頗見宗錄唯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爲之發病非意
此音猥來入耳其論見重如此顗於鍾山西立隱舍休
沐則歸之轉太子僕射兼著作撰起居注遷中書郎兼
著作常游清東宮小殿外氏東車騎將軍臧質家得衛恒
敲鍊書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顗書玄圃茅齋壁國
子祭酒何胤以倒難書要就顗換之顗笑而答曰天下
有道宜正不與易也每饗燕大會問顗虛席語辭頗如流

聽蠶有忘倦策等老易聽不張融相遇輒以竟言相滯彌
日不解清貧寡慾終日長兀鏡雖有妻子獨處山舍衛將
軍王儉謂顯曰鄉山中何所食顯曰赤米白鹽綠葵紫
蓼文惠太子問顯菜食何味最勝顯曰春初早韭秋末
晚菘時何徵亦精言佛法無妻妾太子又問顯卿精進
何如何徵顯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
曰所累伊何對曰周妻何肉其言辭應變皆如此也轉
國子博士兼著作郎如故太學諸生慕其風爭事華辭
始著四聲切譜行於世後卒於官子捨別在陳史

庾杲之字景行新野人也祖深之位義興太守雍州刺
史以善政聞父蔡為宋南郡王義宣丞相城局參軍王
舉兵見殺杲之幼有孝行宋司空劉勔見而奇之謂曰
見鄉足使江漢崇望杞梓發聲解褐奉朝請稍遷駕部
郎清貧自業食惟有韭葅瀹雖生韭雜菜杜昉戲之曰
庾郎謂庾郎貧食韭常有一十七種言三九也累遷尚書
左丞衛軍王儉謂人曰昔袁公許衛軍欲用我為長史
雖不獲就要是意向和此今應爾如我輩人也乃用杲
之為衛軍長史安陸侯蕭緬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寔難

其選庾景行況緑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入儉府爲蓮花池故編書美人之歷位黄門吏部郎御史中丞參掌大選杲之風範和潤音音吐武帝令對魏使兼侍中上每歎其風姿之美柳世隆在御坐謂武帝曰庾杲之爲蟬冕所映彌有華采陛下故當與其即眞上其悦王儉乃曰國家以杲之清美所以許其假職若以其即眞當在胡諧之後武帝當與朝臣商略酒後謂羣臣曰我後當得何諡羣臣莫有答者王儉因目杲之杲之從容曰陛下壽等南山方與日月齊明千載之後竝是臣子

輕忻仰量時人雅歎其辯答杲之嘗兼主客郎對魏使使問杲之曰百姓那得家家題門帖賣宅答曰朝廷既欲掃蕩京洛庶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耳魏使縮鼻而不答時諸王年少不得妄稱接人勑杲之及濟陽江淹五日一詣諸王使申遊好再遷吏部郎參大選事太子右衛率加通直常侍九年卒上甚惜之謚曰貞子

江數字叔文濟陽考城人也曾祖夷宋湘州刺史自有傳祖湛吏部尚書父悊著作佐郎數母宋文帝女淮陽長公主幼以戚屬召見武謂謝莊曰此小兒方當爲

名器少有差譽尚寄武臨沒公主拜駙馬都尉爲丹
楊丞時衰縗爲尹見數歎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數與
宴賞留連日夜遷中書郎數燕祖母王氏老疾數視膳
嘗藥七十餘日不解衣及累居內官每以侍奉陳請朝
廷優其朝直初湛娶褚秀之女大義不終褚淵爲衛軍
重數爲人先通意引爲長史隨府轉司空長史領臨淮
太守轉高帝太尉從事中郎齊臺建爲吏部郎高帝即
位數以祖母久疾連年臺閣之職永廢溫清啓求自解
初宋明帝勑數出繼其叔慥爲後祖淳後於是僕射王
儉啓禮無後小宗之文近世緣情皆由父祖之命未有
既孤之後出繼宗族也雖復臣子一揆而義非天屬江
忠簡亂嗣所寄唯數一人傍無期親屬數宜還本若不欲
江慥絕後可以數小兒繼慥爲孫尚書參議以開世立
後禮無其文荀顗無子立孫隆禮之始何琦又立此論
義無所據於是數還本家詔使自量立後者出爲豫章
內史還除太子中庶子孝綽拜門客通贓利武帝遣信檢
覆數藏此客而躬自引答一甚有怪色王儉從容啓上
曰江數若能臨郡此便是國寶人耳上意乃釋永明中爲

竟陵王司馬敾好文辭圖畫書弈多才藝
中歷五兵尚書東陽吳興二郡太守復爲侍中尋轉都官
尚書領驍騎將軍王晏啓武帝曰江敾今重登禮閣兼
掌六軍慈渥所霑實爲有優泰但語其事往殆同閑輩天
旨既欲升其名位愚謂以侍中領驍騎望實清顯有殊
納言上曰敾嘗啓吾爲其舅中惡今既以何猷王瑩還
門下故有此回換耳先是中書舍人紀僧眞得幸於武
帝稍歷軍校容表有士風謂帝曰臣小人出自本縣武
吏邀逢聖時階躡至此殊爲兒婿得荀昭光女郎猜無復
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敾謝濟我不得
晉此意可自請之僧眞敾登牀上定敾便命左
右曰移吾牀讓客僧眞長氣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
非天子所命時人重敾風格不爲權倖降意隆昌元年
爲侍中領國子祭酒鬱林嗣朝臣皆被召入宮敾至雲
龍門方知發立託敾動醉吐車中而去明帝即位改領
祕書監又改領曹安王師卒年四十四遺令不受賻贈
詔賻錢三萬布百匹子孺啓遵敾命不受詔嘉美之從
其所請贈散騎常侍太常卿謚曰敬子子孺列在梁史

何戢字惠景廬江灊人也祖尚之宋中書令自有傳父
偃吏部尚書被遇於孝武帝戢以選尚山陰公主拜駙
馬都尉累遷中書郎景和世山陰公主就帝求吏部郎褚
淵入內侍已淵鍾晁拘迫終不肯從與戢同居止月餘
由是特申情好元徽初淵參朝政引戢爲侍中時年二
十九戢以年未三十苦辭內侍改授司徒左長史高帝
爲領軍與戢來往數申歡宴上好水引麴戢令婦女躬
自執事以設上焉又之復爲侍中累遷高帝相國長史
建元元年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尋改侍中詹事如故
上欲轉戢領選問前後令褚淵以弘資重欲加散騎常
侍淵曰宋世王球從侍中中書令留作吏部尚書資與
戢相似領選職方昔小輕不容頓加帝侍聖言每以蠅
晁不宜過多臣與王倫既已左珥若復加戢則八座便
有三蟬若帖以驃騎亦不爲少乃以戢爲吏部尚書加
驍騎將軍戢美容儀動止與褚淵相慕時人呼爲小褚
公家業富盛性又華侈被服飾極爲奢麗出爲左衛
將軍吳興太守上顧望重
顧景秀所畫時吳郡陸探微雀扇乃
歎其巧絕

戚因王晏獻之上令晏直
誕懿子女為鬱林王后以
叔從叔昌寓字儼望父佟
立不羣所交者必當世清
書儀曹郎建平王景素征
重母老求禄出為湘東太守
在郡景素被誅昌寓痛之
空楮淵書極言之高帝嘉
長史儉謂昌寓曰後任朝事
帝將踐阼先使裴叔業鄧
為荆州以昌寓為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荆州事明
寓拒之曰國家委身以上流之重付身以萬里之事臨
海王未有失寧得從君單詔罪即時自有啓聞須反更
議叔業曰若爾便是拒詔拒詔軍法行事耳答曰能見
殺者君也能拒詔者僕也君不能見殺政有沿流之討
耳昌寓素有名德叔業不敢逼而退上聞而嘉之昭秀
由此得還都昌寓後為吏部尚書嘗有一客姓閔求官
昌寓謂曰君是誰後裔答曰子騫後昌寓以團扇掩口而

贈其意明年卒時年三十六
后父追贈侍中右光禄大夫
及從叔昌寓字儼望父佟之位侍中昌寓少而清靖獨
立不羣所交者必當世清名是以風流籍甚仕宋為尚
書儀曹郎建平王景素征南徐州府主簿以風素見
重母老求禄出為湘東太守還為高帝驃騎功曹昌寓
在郡景素被誅昌寓痛之甚哀是啓高帝理其冤又與司
空褚淵書極言之高帝嘉歎義歷位中書郎王儉衛軍
長史儉謂昌寓曰後任朝事者非卿而誰臨海王昭秀

笑謂坐客曰遠遠華胄昌禹不雜戎又游通和況愛歷邵
皆以清白稱後率於侍中領驍騎將軍贈太常諡曰簡
子子敬容後史有傳
蔡約字景撝濟陽考城人也祖廓宋祠部尚書自有傳
父興宗光祿大夫約少尚宋孝武帝女安吉公主拜駙
馬都尉仕齊累遷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永明八年
八月合朔約既武冠解劒於省眠至下鼓不起爲有司
所奏贖論出爲宜都王冠軍長史淮南太守行府州事
武帝謂曰今用卿爲近藩上佐想副我所期約曰南豫

衡陽向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太半棺槨無所
裹以葦席藁葬之路傍憲之下教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
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出公祿使綱紀營護之又
士俗山人有病輒云先亡爲禍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
名爲除祟憲之曉喻爲陳死生之別事不相由風俗遂
改時刺史王奭初至唯衡陽獨無訟者乃歎曰顧衡陽
之化至矣苟九郡率然吾將何事後爲東中郎長史行
會稽郡事山陰人呂文度有寵於武帝於餘姚立郡廨
縱橫憲之至郡即日除之文度後還葬郡縣爭赴弔憲

之不與相聞文度甚銜之亦尋不能傷也時西陵戍主杜元懿以吳興歲儉會稽並發商旅往來倍於他歲西陵牛埭稅官格曰二千五百求加至一倍計年長百萬浦陽南北津及柳浦四埭乞爲官領攝一年格外長四百許萬武帝以示會稽使陳得失憲之議曰昔始立牛埭非苟通儥以納稅也當以風濤迅險人力不捷立此濟急以利物耳既公私是樂故輸直無怨京師航渡即其例也而後之監領各務己功或禁遏別道又生理外之如此類不經埭煩牛者上詳被報蒙停格外十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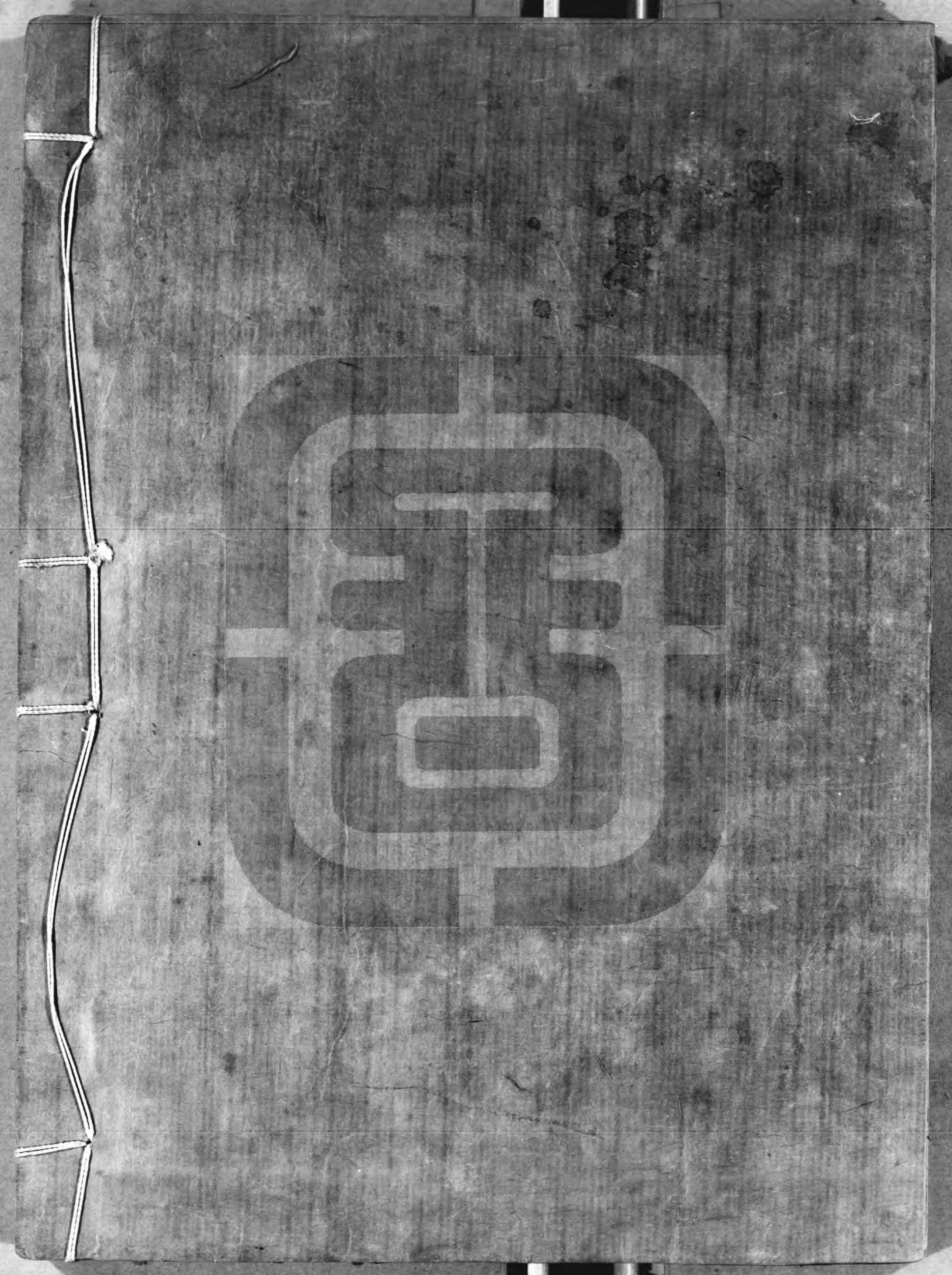
求喧訴始得暫弭案吳興頻歲災荒公私困竭幸災推利重增困瘼人而豐良由飢餒舊格新減尚未議蠲猶加倍將以何術皇慈恤隱振廩蠲調而元懿奉置市者前後相屬非唯新不在古今共疾且比見加格置市者前後相屬非唯新加無贏並皆舊格有驩愚恐元懿今啓亦當不殊若事不副言懼貽譴詰便百方侵苦爲公賈怨爲害不小又言民間利病數事武帝並從之由是深以方直見知遷南中郎巴陵王長史南蠻二州事典籤諮事未嘗接以顏色動遵法制時司徒竟陵王於宣城臨成定陵

三縣界立屯封山澤數百里禁人樵採憲之固陳不可言甚切直王曰非君無以聞此德音即命罷屯禁遷給事黃門郎兼尚書吏部郎中宋時其祖覬之嘗為吏部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吾為憲之植耳至是憲之果為此職永明中為豫章內史在任清簡務存寬恕有貞婦萬睎者少孀居無子事舅姑尤孝父母欲奪而嫁之誓死不許憲之賜以東帛表其節義梁武平建鄴為揚州牧徵憲之為別駕從事史比至而已受禪憲之風疾漸篤因求還吳疏加太中大夫憲之所著詩賦銘讚并衡陽郡記數十篇

孔琇之會稽山陰人宋石及歸蕭然環堵不免飢寒天監八年卒於家臨命為制勑其子薄葬務從簡素所須資給悉出中特進左光祿大夫靖之孫也靖自有傳父靈運著

琇之幼為國子生舉孝廉補吳令有小兒年十歲便罪或諫之荅曰十歲便為盜長大何所不為縣中皆刈鄰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案震肅遷尚書左丞又以繇事知名後兼左戶尚書廷尉卿出為臨海太守在任約罷郡獻乾薑二十斤武帝

嫌其少及知琇之清乃益息出監吳興郡尋拜太守政
稱清嚴明帝輔政防備甚嚴詔蕃致密旨於上佐使便宜從
事隆昌元年遷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鄂州事
欲令殺晉熙琇之辭不許欲自引決交人陸閑諫之琇
之不從遂不食而死子綏至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臻
子幼孫梁室遠枝江公主簿無錫令幼孫子奐奐列在
陳史

王逡之字宣約琅邪臨沂人晉尚書僕射彬玄孫也曾
祖慮之位尚書令祖臨之御史中丞父瓌之司空諮議
參軍從兄准之宋丹楊尹贈太常逡之少好學博聞注
宋位吳令昇明末尚書左僕射王儉重儒術逡之以著
作郎兼尚書左丞參定齊國儀禮初儉檢撰古今喪服
集記逡之難儉十一條更撰世行五卷時國學久廢建
元二年逡之先上表立學轉國子博士又兼著作郎永
明起居注後位南康相光祿大夫加給事中逡之率素
衣裳不滌几案塵黑年老手不釋卷建武二年卒從弟
珪之位長水校尉撰齊儀職永明九年其子中軍參軍
顒啓上其書凡五十卷詔付秘閣

交傳第五十一　一十五年　一十五年